如何以「睁开眼，发现自己被一个古装帅哥抱在怀里」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睁开眼，发现自己被一个古装帅哥抱在怀里。

他裸着上身喘着粗气，赤红的眸子里浸满欲色，瞬间吓得我魂飞魄散。

「明月妹妹，你别害怕，我明日就向父皇请旨，孤许你做太子侧妃。」

我缩着身子本能地朝床里面退，哆嗦着舌头颤声吼道：「你，你别过来。」

话一出口，竟不像厉声指责，喉间溢出的声音绵软无力，听起来倒像是欲拒还迎的难耐声音。

身上衣衫凌乱，浑身也是燥热不已，体内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烧得我毫无理智。

体内一波又一波的热意袭来，烧得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残存的理智却在提醒我，跑，快跑。

我慌乱地站起身来往床边挪。

一双强劲有力的大手忽然摸上了我的脚踝，激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那人手上用力，轻轻将我往后一拽，刹那间将我摁倒在床，大腿再一使劲，死死将我压在身下。

「明月妹妹，你知道的，我喜欢你。景昭那个病秧子有什么好的，你就非要嫁给他是吗？」

明月？景昭？太子？

我难道是穿书了？？

「景……景泽？」我颤抖着叫唤了一声。

「明月妹妹，你不用怕，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脑袋一空，瞬间明白了当前的状况。

我穿进了一本古言双强甜文《皇后风华绝代》，而我是这本书里的恶毒女配——沈明月。

这会剧情应该进行到王皇后给沈明月和太子景泽下了催情药，欲将生米煮成熟饭，借此断了玉华长公主将沈明月嫁给男主景昭的打算。

王皇后和玉华长公主不睦已久，早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眼见长公主欲扶持靖王景昭，王皇后心急如焚，急忙用此招强迫

沈明月失了身。

沈明月成了太子侧妃以后，男主也奉旨娶了女主郑黛，开启先婚后爱、相互扶植剧本。

沈明月的心理逐渐不平衡起来，她日渐变本加厉，伤害、欺辱女主，甚至害死了女主肚子里的孩子。

最后就连玉华长公主也护不住她，她被一杯毒酒送上了西天。

绝不能嫁给这个太子，绝不要这样的命运。

我被景泽压在身下剧烈地挣扎，额角、脖子上的薄汗不断溢出，后背也全是热汗：「景泽，你快些放开我。你这样做，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明月，我从小就喜欢你，太子妃也是父皇硬塞给我的。哪怕你怪我，我也要让你成为我的女人，我一定会对你好，我一定对你负责。」

他伸出一只手禁锢住我的双手，另一只手在我腰间不断流连，又掏进衣襟里笨拙掏弄，解我的衣裳。

他的手接触到我皮肤的每一下，都使我心惊肉跳、万分恐惧。

我吓得一激灵，剧烈地挣扎着想距离他身子远些，一波又一波的恐惧朝我袭来，陌生男性力量的压制吓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我这才明白，小说里讲的全是假的，人不可能顺水推舟地同一个意图强迫你的男人春风一度。就算他长得再好看，在这种情

况下脑中也全是恐惧和屈辱和恶心，再怎么都生不出旖旎心思。

「景泽，你松开我的手好不好，你弄疼我了。我实在受不住了，你放开我的手，我们都舒服好吗？」双眼机械性地溢出眼泪，我强忍着胸中恶心，佯装屈服。

景泽微微松开了我的手，哑声道：「明月，你真的愿意吗？」

头顶后的手颤颤巍巍够到了头上簪子，见他稍稍停止了动作，我屏住呼吸，借着坐起来的动作，拼尽力气将簪子刺进了景泽的右胸上。

景泽吃痛，啊了一声，向后仰倒下去，我趁着这个档口连滚带爬下了床。

2

这个地方是某个不受宠妃子的偏殿，过一会儿皇后便会带着皇上恰巧经过，恰巧听见殿中淫靡之声，恰巧撞破这桩丑事。

差点被强的恐惧和即将被捉奸在床的难堪席卷了全身，此时此刻我唯有一个念头，离开这个地方。

「太子晕过去了。」门口的婢女刚想阻拦我，便被我一句话吓得脸色煞白，慌不择路地撞门进屋查探。

我双手交叉抱住了肩膀，尽力遮住残破的衣裳。虎口被我咬得鲜血淋漓，我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一边拖着身子艰难地挪动，一边就着着昏暗的光观察四周。

「德音病了，皇上该来看一看。听廖嫔说，德音这几日总念叨父皇呢。」一道女声缓缓响起，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嗯，皇后有心了。」

一阵脚步声夹着低低的说话声蓦然响起，一步、两步、三步，脚步声渐渐近了……

环顾四周，并无藏身之所，只几个近一人高的大水缸立在院中，来不及多想，我急忙跳了进去，借着夜色隐匿在水缸之中。

我一动也不敢动，大气也不敢喘，水缸里的水散发着腥臭的味道，却还是让我火热的身体感到了一阵凉爽。

水缸前的脚步声逐渐远了，不远处又传来惊慌失措的喊声，不时有几道脚步声在水缸前响起。

我的双腿又麻又软，扎着马步，双手撑在肮脏黏腻的水缸内壁上，外界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使我胆战心惊。

不知过了多久，一道轻悄的脚步声朝我这处越来越近，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

漆黑的夜色中，一张人脸缓缓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四目相对地一刹那，我「啊」地一声哭了出来。

「别叫。」来人慌乱捂住了我的嘴唇：「月儿不怕，我是哥哥。」

哥哥？沈明月的哥哥沈懿珩？

他将我从水缸里捞出来，脱下外袍将我裹了个严严实实。

嗓音沙哑地不像话，我抓着他的手臂强撑着瘫软的身子道：「我，我中了药。」

「我知道，我们这就回家。」他的眼神闪过一丝阴鸷，复又很快恢复了平和，将我放在他的背上，捡了偏僻的小道一路飞奔。

我在脑中回忆着书中对于沈懿珩的描述：沈懿珩，美强惨男二，表面是玉华长公主和户部尚书沈慎的儿子，实则却是玉华长公主同平西将军郑义的私生子，也就是女主郑黛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沈懿珩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他受不了父亲不是父亲，爱人变成妹妹的打击，大病一场后，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京城。

从凉水里出来后，身子又变得燥热不堪。他身上的气息萦绕在鼻尖，我的意识逐渐模糊，满心满眼都是他身上的气息。

细细碎碎的呻吟从喉间漏出，身子也难耐地在他身上扭动起来。

沈懿珩身子一僵，蓦得将我从他身上扒拉下来，蹙着眉头道：「月儿，我知道你难受，你忍忍。」

我像没有骨头一般滑倒在地，面红耳赤羞得哭出了声。

他的宽袍被我披在我身上，此刻仅着一身窄身玄色缎衣，露出良好的身材，肩宽腰窄，劲腰长腿。

我的意识早已模糊不清，看着这幅场景更是口干舌燥热得喷火，嘴里无意识地漏出几声模糊不清的呻吟，躺在地上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

沈懿珩面色复杂蹲了下来，一记凌厉的手刀袭来，我脖子一疼，昏了过去。

3

在公主府昏昏沉沉地过了三日，做了三天的噩梦。

玉华长公主来看我，她握着我的手，神色莫辨，我却知道她平静眸色下汹涌着的滔天怒意。

当年，王皇后就是用这种方法逼迫她嫁了现在的丈夫，沈慎。

如今王皇后竟敢对她的女儿故技重施，她怎能咽得下这口气。

玉华长公主虽非沈明月的生身母亲，却将沈明月视为亲女。当年她不情不愿地下嫁给沈慎后，两人之间一直不温不火，玉华长公主也鲜少让沈慎碰她。

有日沈慎醉酒后错将玉华长公主的婢女元香认作做玉华，荒唐一夜，谁知元香却有了身孕。

彼时玉华嫁给沈慎已三载有余，到底对沈慎生出了几分欢喜，言行举止也别扭起来。

沈慎大喜过望，以为自己在她心里终于有了一席之地，根本未想留下元香的孩子。

他命人在元香的吃食里做了手脚，求一个一尸两命。最终元香难产而死，孩子意外活了下来。

玉华长公主站起身来，从一旁的托盘里拿出几只簪子在我头上比划，声音沉沉听不出情绪：「明月，你想要什么，母亲都会给你。那些害你的，母亲一个也不会放过。你要快些振作起来，靖王妃之位，皇后之位，母亲都会为你取来。打扮打扮吧，你是未来的靖王府女主人，靖王开府之喜，可不能不去。」

我看着铜镜里容貌艳丽的女子，一时有些失神。瓜子脸，柳叶眉，媚眼含春，丹唇逐笑。

总得来说，女二这颜值，是男主不识好歹的水平。

愣神的功夫，玉华长公主将最后一支簪子插进了我的头发里，轻轻扶正，抿出一个笑说：「去吧，哥哥都等久了。」

一道修长的身影背对着我站在马车前，他穿一身黑色劲装，墨发用镂空雕花金冠束起，长靴一直包到小腿，显得双腿笔直有力。

明明是个将军，可他偏偏长了一张斯文俊雅的脸。气质不像将军，倒像是谦逊儒雅的玉面书生，又像是民国时期身着长衫，手执书卷的教书先生。

书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一个人惊艳，其实还不如站在他身前就红了脸，连大气都不敢喘的反应来得直白。

一言蔽之，他很好看。

「哥哥。」我不自在地朝他点了点头，一骨碌爬上了马车。

他愣了一会儿，突然笑开，紧接着钻进了马车里。

端起茶盏喝水时，他的目光轻飘飘地落在我的指甲上：「指甲剪了？」

我拖着茶杯的手一愣，旋即放下茶杯，将手藏进了袖子里：「嗯。」

「怎么剪了？」

我低声道：「那日从宫中回来断掉了几个，索性都剪了。」

「靖王送你的那条玛瑙手串，你日日戴在腕上，从不舍得取下来，怎么今日不戴着？」他端坐在马车里，腰杆挺直，好整以暇地望着我看。

「今日出门急，忘戴了。」

我平常根本不习惯在手腕上戴东西，前几天沐浴时，觉得怪碍事的，索性取了下来，再也没戴过。

他若有所思盯着马车里的几案看，半晌不语，过了一会才抬起头说：「玛瑙乃佛教圣物，佩戴可辟邪保平安，以后还是戴着

吧。」

我答了声好，同时暗自松了一口气，想来没露出什么破绽吧。

这种封建社会，若被人得知我不是原来的沈明月，指不定以为我是什么妖魔鬼怪，真有那一日，我的下场难以想象。

似是见我脸色不虞，沈懿珩看了我一眼，吐字缓慢，似乎是在安慰：「那夜的事皇后不敢贼喊捉贼，对外只说太子受了风寒，他伤得不重，休养一段日子便好。」

几天内，这样的话，他已经同我说过好几遍。

只是这次，他又加上一句：「消息捂得严严实实地，靖王不会知道那夜的事，别担心。」

4

靖王府并未大宴宾客，来贺喜的人数寥寥，极其符合男主景昭低调的作风。

靖王景昭，丽妃所出，自小被皇后用了毒。玉华长公主为其暗中寻罗各地医士，解了体内余毒。

余毒既清之后，景昭一直装病装虚弱来混淆皇后视线，使皇后对其放松警惕。

其实他身子强壮，各方面都.....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作者放在微博的番外有写。

总之男主就是个表面柔弱，内心隐忍坚韧，白切黑狠角色。

他身上还有些傲娇霸总特质，对待女主占有欲极强，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沈懿珩是私生子的事情就是景昭登基之后揭露出来的。

沈懿珩在京城受尽风言风语，最终不得不自请守边，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沈懿珩本该有光明灿烂的一生。因为景昭的占有欲，一朝之之间，从一个意气风华的少年将军，变成了母亲同人无媒苟合的孽种。

景昭不仅毁了沈懿珩的一辈子，更是打碎了他的一身傲骨。

评论里的读者谁不为男二潸然泪下，谁不哀嚎一句，男二实惨。

我撇过头偷偷地观察着身旁的沈懿珩，他在校场里风吹日晒，肤色却很白皙，好像天生晒不黑似的。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嘴角也会小幅度扬起。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他微微眯起了眼睛，整个人都舒展起来。

他的右半边脸上，耳垂的水平线，也就是颧骨下边靠近耳朵的地方，生了一粒小黑痣。

我聚精会神地盯着那颗痣看，心绪莫名，他本不该有那样的人生。

「懿珩，你来了。明月。」正愣神，一声叫喊唤回了我的思绪。身穿华贵紫袍的男人由远及近向我们走过来。

他头小脸小，肤色极白，显得花瓣一般的薄唇分外殷红。仔细去看他的相貌，单眼皮，双眼狭长，鼻子秀气高挺，嘴唇像是红色的玫瑰花瓣，下巴尖尖，喉结却很突出。

生得有几分女相，是男主景昭没错了。

景昭很是自然地走在我右侧，将我夹在了他和沈懿尧中间，带着我们在王府四处转了转。

筵席期间，有名书生朝着景昭提议：「早就听闻沈小姐琴技一绝，不知今日是否有幸一闻？」

众人视线齐唰唰地移到了我的脸上，我心里咯噔一下，心凉了半截。沈明月琴技出众，我却压根不会弹琴。

我为难地僵在当场，想拒绝，又不知如何开口。

思来想去，我实在不知如何破解，只好道：「我今日身上不舒服，浑身乏力，手脚冰凉，今天怕是不太方便，实在不好意思了。」

那青衫书生一愣，明白了其中含义，脸骤然间憋得通红，摇着脑袋连声道：「无妨，无妨，是在下唐突了。」

众人皆被我没羞没臊的大胆发言惊住了，尴尬地打着哈哈，急忙转移了话题。

事已至此，我也无心饮食了。

期间视线与景昭相撞，他看了看我。过了一会，王府的丫鬟体贴地端来了一碗滚烫浓稠的红糖姜水。

大夏天喝这个，我最讨厌姜。

正犹豫时，沈懿珩注意到丫鬟端上来的红糖姜水，往我前面推了推说：「趁热喝吧，不是不舒服吗？」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迎着他关切的目光下干了那碗红糖姜水。

景昭送我们出府，沈懿珩自顾自走在前面，留我和景昭走在后面。

「你知道郑黛吗？郑将军的女儿？」诡异的宁静里，我先打破了沉静的氛围。

「有所耳闻，未曾见过。」景昭不咸不淡地回我。

按原著所写，景昭对沈明月没有那种意思，只是为了皇位和长公主的助力虚与委蛇。

他们这类搞事业的男主，情爱于他们不值一提，娶哪一个女子为妻也无足轻重。若非沈明月同太子景泽被捉奸在床，或许他真的会毫无怨言地娶了沈明月。

心中生出几分怅然，我叹了一口气，看着景昭暗戳戳点他：「你真该见见，她长得好看，性格也好，也不知道谁能有那个福气能娶到她。」

他用看傻子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哦」了一声道：「怎么着也不能嫁你。」

我抬起眼皮看他，他抱着臂又「哦」了一声：「当然也不可能嫁给我。」

这.....

「怎么就不可能了，一切皆有可能。人能区别与物，就在于人有主观能动性，有思想，有独立的人格。所以说，做什么事我们都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切不能被外界左右——」

「你这里，有病？」景昭不可置信地指了指我的脑袋，打断了我的长篇大论，还轻蔑地翻了个白眼，像是不屑与我一道走路似的，径直走在了前面。

走了一会，他不知想起什么，背影一顿，逐渐放缓了脚步。

5

没过几日，景昭来公主府拜见之后，玉华长公主又一次提到了我和景昭的婚事。

「能不能不嫁？」我没忍住问了出声：「母亲，女儿可否不嫁给靖王？」

玉华长公主放下茶盏，定定地盯着我看，紧锁的眉头写满了疑惑：「下月丽妃生辰之日，丽妃会求皇上给你和景昭赐婚。事已至此，如今你说的是什么胡话？」

「母亲，我觉得我也没那么喜欢他.....」我揪着袖子，忐忑不安地斟酌着措辞。

「明月，你莫非是疯了头吗？」她高深莫测地看我一眼，复又垂下头，眼神空洞地摩挲着白玉瓷杯，嘴角勾出一个冷笑：「你还是不明白。」

「母亲.....」

我还未来得及再辩解两句，她站起身来抚了抚衣衫褶皱，冷冷道：「那夜在宫里你是吓着了，才会说出这种胡话。此事由不得你，休要再提。」

夕阳已残，我坐在石椅上摇着团扇纳凉，心中烦闷不已。

沈懿珩过来找我：「月儿，今日城北有庙会，晚上白鹤巷上都是灯笼，想去看吗？」

「想。」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城北的白鹤巷上，整条路的上空都挂满了红灯笼，远远望去，通红一片，在漆黑的夜里煞是好看。

最常见的灯笼是长的六边形灯笼，上面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灯笼底部有剪出来的流苏状纸条。

「今日之事，母亲同我说了。」沈懿珩如是说道：「月儿最近和景昭闹矛盾了？还是最近不开心吗？」

我盯着头顶的红灯笼喃喃道：「没有。」

他没问我之前，我觉得还好，他问我了之后，我忽然就觉得有那么点不开心。

深夜赶论文猝死，就够倒霉的了。

更离谱的是刚穿书就差点被强奸，平复了没几天又被逼着嫁人。

就好像无形中有一双手推着我往前走，而我只能套在沈明月的壳子里，笨拙地扮演着沈明月，生怕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一种无力感自心底升腾起来，孤身一人活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些孤寂。

常常会想，我该怎么办呢，常常觉得迷茫又无助。

以前看穿书文，文中的女主总能混得风生水起，我大约是个最失败的穿书者了。

陌生环境的不适，举目无亲的孤独差点搞垮我的心态，连心态都搞不好，更遑论逆天改命搞事业。

「好了，不问了。」见我情绪低落，沈懿珩适时转移了话题：「我记得前面有家糕点铺子，先吃点糕点垫垫肚子，等逛完了吃饭。」

我点了点头跟着他到了糕点铺子，小二端上了几盘形态各异的糕点，弯着腰，伸出一只手向我们介绍道：「这是栗子糕，花生糕，白米糕，透花糍，云片糕，豌豆黄，两位客官请慢用。」

「等一下。」沈懿珩皱着眉头叫住了转身欲走的小二，视线飘到我脸上，看了一眼面前糕点，忽然改了主意，向着停驻在原地的小二道：「无事，去忙吧。」

6

沈懿珩的手指放在桌子上无意识地笃笃点着，眼神飘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吃糕点的时候，他一瞬不瞬地盯着盘子看，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上手。

将第三块花生糕送入嘴里时，沈懿珩突然抬起头来，指尖发颤地指着我手里的糕点，眼神锐利地盯住我的手，仿佛要将我看穿：「月儿，你吃的什么？」

我砸吧砸吧嘴，回味了一番：「花生糕啊，挺好吃的，你怎么不吃？」

他腾地起身，结实有力的手掌重重拍在我的手背上，发出响亮的啪声，花生糕掉在桌上，碎渣掉了一桌。

通红的手背火辣辣地疼，我懵在当场，呼吸都凝滞了。

沈懿珩拼命压抑着情绪，拽着我出了店铺。

「说，你到底是谁？」到了个角落，沈懿珩死死攥着我的手腕，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明月两岁多的时候，误食了花生，起了一身疹子，差点丢了性命。她平素最是厌恶花生，绝不可能主动去碰。你究竟是谁，你把明月弄到哪里去了，说！」

沈懿珩阴森森地笑起来，如同鬼魅一般，吓得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心底的恐慌漫了上来，我勉强稳住瘫软的身子，几近昏厥。

呼吸不受控制地急促起来，他身后零零星星的行人，笼罩在灯笼红光下街景，连带着他怒火滔天的面孔都开始模糊起来。

喘不过气来了，面部涨得通红，我抚着胸口不住地咳嗽，弓着身子因咳嗽落了一脸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留意到我的异状，沈懿珩瞬间慌了神，凌厉的气势荡然无存，慌乱翻起我的袖子。

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淡红色疹子密密麻麻挤在白皙的小臂上，看起来格外瘆人。

「月儿。」沈懿珩脸色唰得难看，手忙脚乱将我放在他的背上，朝着马车跑去。

「那天晚上是我最难堪，最无助的一个晚上。在我近乎绝望时候，你突然就出现了。我觉得，你真是个好人。可是，你却用你妹妹的生命来试探我，你真的很过分，真的……」

我喘着气艰难道：「若是你妹妹死了，你便是罪魁祸首——」

玉华长公主为人冷傲严肃，沈尚书又是那种最典型的封建大家长，不苟言笑，凛若冰霜。

只有沈懿珩，他真的好温柔，他的温柔是给他妹妹的，与我这个异世灵魂无关。

现在这种情况，我甚至连指责他的立场都没有。

可是，谁愿意来他们这破地方体验生活啊？

「先别说话，府里有府医，我们这就回去。」沈懿珩佯装镇定，脖子上渗出的汗却暴露了他此时的不安。

他将我放在马车里，匆匆赶下马夫，亲自驾着马车一路疾驰。

坐在颠簸震动的马车里，一口气没喘上来，眼前白光轰然一闪，我失去了意识。

悠悠转醒之际，已是翌日早晨，房间里浓重的药气熏得我皱起了眉头。

「小姐，您醒了！」兰佩从外面进来，匆匆将手里捧着的百合插进花瓶，招呼着外间的青霜道：「快去向长公主禀报，小姐醒了。」

「哥哥呢？昨天他没怎么样吧？」迷糊的意识回笼，我腾地坐直了身子，深深为自己昨晚的不理智行为感到后怕。

我不该承认的，总归这事太过惊世骇俗，只要我咬死不承认，他就不能把我怎么办。就算他说出去了，别人也会当他是疯子，疯的人反正不是我。

我昨晚真是魔怔了，我应该说我失忆了，打死不能承认！

「公子昨晚被长公主斥责了，今日一早便去了校场。」

整个上午我都惶惶不安，焦躁不安来回踱步，费力地思索着应对之策，生怕他晚上回来质问我。

谁知日未过午，青霜慌里慌张从外面跑进来，喘着气道：「小姐，不好了，公子被人抬回来了，说是在校场练兵，同旁人比试时走了神，一时不察被人戳了一刀。」

我闻讯赶到他的院里时，正巧同端着血水的丫鬟打了个照面，匆匆看了一眼后，我急忙收回了视线，心里沉甸甸的。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血腥气，府医正和玉华长公主低声讨论着沈懿珩的伤势。

一扇泼墨山水的屏风将内室与外间隔绝开来，隐隐约约可见沈懿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

心头有些恍惚，我看了一眼屏风后的床，默默退了出去。

7

晚上绕着花园散步，不经意望见沈懿珩站在湖边不远处的亭子里赏月。

随着他的视线去看，高高的夜空中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散发着不那么明亮的光，模糊又黯淡。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走进了亭子里。

他伤在左腹，裸着结实的上身，腰缠了好几层白布，只在外面披了一件月白色丝质外袍，影影绰绰可见腰上白布。

见我过来，他急忙背过我，掩紧了外袍，动作之间似是牵扯到了伤口，他嘶地吸了一口气，额头上几滴汗顺着鬓角滑落到脸侧。

我急忙想上前扶一把，想了想，跨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只冒出一句干巴巴的：「你还好吗？」

他迅速整理了一番神色，一只手支撑着柱子道：「还好。」

今天我在屋里编造了许多谎话，看着他苍白的面色，忽然就说不出口了。

「你不是月儿。」他并不看我，盯着空中弯月，语气很是笃定：「你手上那串红玛瑙手串是祖母送的。」

我愣住了，手指不自觉抚上了手腕上的手串。原来我穿书的第三日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吗？那手串不是景昭送的？

「我妹妹性子高傲，眼高于顶，又很倔强，好面子，事事不肯服输。你跟她，相处起来的感觉，差太多了。起先我还以为你是经过了不好的事被吓着了，所以有些呆愣反常。说实话，时至今日，我也不敢相信，你真的不是她。」

他转过身来，背后的月光显得他孤寂又脆弱，一张口，连声音都是抖的：「我妹妹去哪了？还活着吗？」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死了之后，莫名其妙的就来了这，我不是故意的。你妹妹，我也不知道……」

「若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办？」他站着，直直盯着我看，黑亮的眸中隐隐有水光闪动：「我妹妹从小就喜欢景昭，本来下个月皇帝舅舅便会为他二人赐婚……」

我不敢直视他伤感的目光，局促地垂着眼眸喃喃自语：「对不起，我，对不起……」

明明他并未说怪我的话，只是在平静地陈述事实，这更让我觉得，我是十恶不赦，抢人身体的坏蛋。

「我不是在怪你，只是……」他突然不说话了，过了许久，直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时，他才叹了口气道：「明月食不得花生，往后，你自己注意。」

他的身影逐渐远了，我独自看着月亮，胡乱抹了一把眼泪。

一连几天，我都不敢在他面前晃悠。他并未明确说明怎么处置我，我心里难免忐忑，这滋味比钝刀割肉、文火煎心还要折磨人。

8

这日用过早膳，我刚准备到花园里消消食，视线望见，几个身披袈裟戴着唐僧帽的僧人正从不远处走过来。

心里的弦骤然崩紧，明明阳光轻柔和煦，我却仿佛置身数九寒天的冬日，手脚冰凉，如坠冰窖。

「那是什么人？」我惶急地扯住身旁洒扫的小丫鬟，指着由远及近的僧人问道。

「小姐，那是公主殿下从安国寺请来做法的法师们。公主说，近些天您和公子老遇意外，不吉利得很，特意请了安国寺的法师前来做法，想着驱驱邪。前几日管家就去请了，许是今日法师们才得了空闲吧。」

正此时，僧人们行至我的面前，双手合十朝我点了点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诡异，诡异，当真难得一见。」走在末尾，额间生着一点红痣的和尚突然直愣愣地盯着我开口了，打量的目光毫不顾忌地在我脸上逡巡，末了，还连连摇头。

我心里一个咯噔，屏住了呼吸。

「空智，你胡言乱语什么。」最前面的和尚朝我作揖道：「我这师弟一向口无遮拦，若有冲撞，还望女施主海涵。」

说罢，他用眼神示意一行人继续前进。

「施主，你不该在这里，你——」那名空智大师还要接着往下说，猝不及防被他师兄拽着走了。

他们一行人往前面去了，我回头去看，正巧与空智大师怀着探究的视线相撞，吓得我的心突突突地跳。

小说里总会写，古代非自然力量并非浪得虚名。更何况我本就是穿书而来，本就已经匪夷所思，这时候就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清楚自己是什么妖魔鬼怪。

我脚底抹油，一溜烟儿地跑出了府门，战战兢兢摸着石狮子的头，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

看门的小厮频频往我这里看，见我没有走的意思，索性没再理会我。

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这么回事，我感觉呼吸加快，头晕目眩，身体仿佛要被撕裂一般，豆大的汗珠源源不断地往下冒，额前的头发都被打湿了。

我晃了晃脑袋，慌不择路地向前跑去，像是后面有人追杀似的，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跑着，只想着，离远一些，再远一些.....

脚下一个不察，左脚绊了右脚，扑通一声绊倒在地上。腰上戴着的玉佩砸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裂成了几块。

闻着鼻间的土味，我忽然没忍住哭了起来，从无声泪流变成小声啜泣再变成嚎啕大哭。

生活真的好难啊。

一辆华贵的马车悠悠停在我的面前，白皙纤长的手指挑开了车帘，景昭在马车上微微探出了头，似是有些惊讶似的：「明月？」

景昭今日本是来探望沈懿珩的，不想偶遇了丑态尽出的我。

此刻我俩正坐在茶楼里大眼瞪小眼，准确来说，是他在打量我，而我假装没看见他审视的目光，不自在地揉眼睛。

「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没什么。」

「……」

「下月初是你母妃的生辰吧？」我吸了一口气：「婚姻大事绝非儿戏，我觉得你应该考虑清楚。」

景昭拢袖而坐，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他的神色很奇怪，我甚至怀疑，他以为我在玩欲擒故纵。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攥紧了拳头，暗暗喘了口气：「反正我们互相都对彼此没有那种意思，不如你另择贤妻，我另配良婿，我们——」

「姑母知道你说这些话吗？」景昭脸上没有多余的情绪，视线飘落到我的脸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景昭神色照旧，喜怒不形于色：「你最近真得像换了个人似的，天真的不行。」

我很生气，我不明月为什么有人谈论起自己的婚姻时，这么满不在乎。他事不关己的态度真的很令人恼火。

「婚姻的意义是找个喜欢的人共度余生，如果你没做好准备，你就不要成婚，贸然成婚不仅对别人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身为皇子，你固然有自己的无奈，可你现在好像，根本不将自己的婚姻当回事，你就这么随便吗？你的妻子是谁都可以吗？」

我吸了一口气，思索了一番书中沈明月的人设，说：「我是个极骄傲的人，可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你。女孩子心思很好猜的，你一定感觉到了吧，可你故意装作不知道，对我不亲近也不疏远，永远保持着良好距离，永远让人捉摸不透你的心思。我不想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婚事反正也不是板上钉钉，就到这吧。」

「你认真的？」景昭莹白的脸上带着些许惘然，他伸手为自己添了一杯茶，茶香散开，他的语调很轻亦很慢：「我的妻子并非谁都可以，如果是陌生的别人，我倒宁愿是你。起码，我们认识了很久，你人也不错。」

我错乱在当场，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若是沈明月没有被太子玷污，她的人生还会像那般潦草结局吗？她会是一弯清冷皎洁的弯月，骄傲地高悬在广阔的天际。

差点被他带偏，我摇了摇头，强调：「我不愿意，强人所难非君子所为。」

我瞄了一眼四周，悄悄往他那里靠了靠，小声道：「你如果担心我母亲，你就说是我暗中逼迫你了，她总不能打死我吧。婚姻大事，只要自己坚定，父母是管不了的！」

他不接我的话，站起来理理袖子：「你走不走？」

估摸着法事也做得差不多了，我点了点头。

马车行到路上时，突然遇上了家里的府卫：「小姐，公子听说您不见了，都急死了。咱府上的守卫都出来了，可算找着您了。」

9

沈懿珩风尘仆仆地跨过府门，玄色袍子松松垮套在身上，因为左腹的伤，腰带未系，宽大的袍子挂在身上，整个人不伦不类的，还有些滑稽。

他淡淡扫我一眼，进去和景昭喝茶了。

景昭走后，他直奔着我的院子里来了，照常套在玄色袍子里。

我有些想笑，不恰当地联想到了《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想到黑衣服的晴天娃娃。

沈懿珩神色复杂地瞥了我一眼，拧了拧眉头直截了当道：「我虽然不知如何对待你，但只要你是明月一天，尚书府就能护你一天。你不要想着离家出走就安全了，你身上穿的、头上戴的绝非凡品，行走在外都是麻烦。外面坏人多，女孩子孤身在外，很是艰难……」

果然，俊美无俦的公子还要有一副好心肠，这样才能当成男二。

男二只能深沉温柔，一点点的心机都不能被接受。

男主却可以耍心机，可以霸道，可以阴险。

最后女主永远都像瞎了眼、失了智，放着大好男二不要，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温柔男二永远没有好下场，他存在的意义好像专门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惋惜，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沈懿珩正脸对着我的时候，我看见不见他侧脸的小黑痣。只有从这个角度，他微微倾身，右半边脸对着我的时候，我才能在他的脸颊上找到一点点瑕疵。

鬼使神差般的，脑中突然跳出了一句话：我永远臣服于温柔。

「我没有要离家出走，只是母亲请来了法师，我有些害怕。」看着他松松垮垮的衣服，我有些感动。

沈懿珩顿住了，嘴角带着不太明显的笑意：「啊，你也会怕这种东西吗？」

我不解地望着他，方才的感动荡然无存。他这话说的，好像他比我更清楚，我自己是个什么妖魔鬼怪。

「那法师驱邪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吗？」

我眼含防备地看着他，脸不红心不跳地摇了摇头：「丝毫没有，不太管用。」

「或许某天你一觉醒来，明月便又回来了。」他叹了口气。

我悻悻地摸了摸鼻子，又听得他说：「我实在不知道拿你怎么办，等我想想想吧，这些日子你先仿仿明月的笔迹吧。」

翌日我在沈懿珩书房，对着力透纸背的字帖，陷入了沉思。

「爹爹对明月很是冷淡，小时候爹夸了我一句我的字，明月便暗暗记在心里，要了我的字帖去描。一手簪花小楷，终究生疏了。」

我写了几个字给沈懿珩看，他对着我的墨宝，沉吟了许久，憋出两个字：「尚可。」

他每日给我布置完任务之后，就留我在他的书房写字。等写足了几个时辰，他从屋外进来，端起一把剪刀，拿起一沓写过的纸张咔嚓咔嚓碎纸。

剪完之后，他端着盛满碎屑的簸箕出去。

10

或许是这个月过得太安逸，我差点忘了丽妃的生辰。

自上个月起，皇帝便挪去了行宫避暑，丽妃的生辰宴便在那里举办。

我心里有些忐忑，上次景昭并未明确答复我，今早玉华长公主又特意为我准备了一身颜色娇嫩的衣服，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丽妃会请皇上给我和景昭赐婚吗？

今日一过，是不是我的命运就定了呢？

临出发前，沈懿珩派人给我送了一卷纱布和一小瓷瓶金疮药，我撒了些药粉在大拇指上，用纱布缠了好几圈才从屋里出来。

虽说这种场合不用我弹琴，但是以防万一，我还是仔细地缠上了纱布。

设宴的湖光榭上，众人已落座完毕，伴随着阵阵丝竹声，宫妃向着丽妃说着吉祥话，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我总忍不住往丽妃的方向看，她的一句话能决定我的命运。

酒乐正酣时，皇后猝不及防地向着丽妃道：「今日丽妃妹妹生辰大喜，本宫一愿妹妹荣颜不老，青春永驻；二祝妹妹身体康健，无病无灾。至于三嘛……」

皇后娘娘买了个关子，唇角弯了起来：「三愿靖王觅得良妃，丽妃妹妹早日得享天伦之乐。」

丽妃脸嘴唇翕了翕，正要开口。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正待丽妃张口之际，皇后蓦得起身，屈膝向皇帝行了个礼，抢过了话头：「前几日周国公夫人入宫觐见，言语间提及其女周婉柔至今尚未婚配，恳请臣妾为其留心一番京中男儿。婉柔那孩子臣妾见过，秀外慧中，宁静娴雅。今日见了靖王，臣妾突

然想起这桩事。这么一看，两人郎才女貌，极为般配。今日趁着丽妃妹妹生辰大喜，臣妾斗胆越俎代庖，想替丽妃妹妹问问皇上的意思。」

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得众人措手不及，皇后先发制人，转瞬间扭转了局势，化被动为主动。

丽妃这时候若再提她有别的人选，怎么看都像是拒绝的托词。

玉华长公主拍案而起，拧着眉头道：「皇兄不可——」

丽妃垂着头，紧咬着牙道：「多谢皇后娘娘关怀，儿女婚嫁讲究两情相悦，这事不牢娘娘费心.....」

景昭站了起来，沉默着没有说话，冷冽无温的脸上看不出情绪。

皇帝深不可测的视线在众人脸上转了几转，威严肃穆的眼神骤然朝我射来，吓得我一个激灵，慌忙垂下了头。

「够了，今日乃丽妃生辰，切莫喧宾夺主。靖王的婚事朕自有打算。」

直到筵席结束，我才松了一口气，后背汗涔涔的。

我依稀记得，皇帝不怎么喜欢沈明月这个儿媳。首先因为沈明月的亲娘是个丫鬟，身份低贱，嫁给太子当侧妃他都觉得委屈了自己的儿子。

其次便是，皇帝觉得沈明月品行不端，先前同他的两个儿子拉扯不清，最终还是因为那桩丑事嫁给了太子。

即便现在沈明月没被玷污，皇帝还是对她存了偏见。

我反倒因为这份偏见，放下心来。

看来，想要给景昭和沈明月赐婚之事，不像玉华长公主说的那么容易。

这件困扰我许久的事就以如此一种草率的方式结束了，我都有些惊讶。

正拍着胸口微微喘气时，突然与景昭视线相撞，他面无表情瞥了我一眼，一抖袖子离开了湖光榭。

「明月妹妹。」跟着沈懿珩穿过长廊时，景泽突然从后面追了上来，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瓷瓶，气喘吁吁地擦着额角的汗珠道：「方才筵席间，我见你的手受伤了，这是适才本宫找徐太医拿的金疮药。」他站在远处，伸出了左手，手心里躺着塞着红布的小瓷瓶。

方才筵席间我就注意到他粘人的视线，极力忍耐着，回避着。看见他，我本能地就想到了那夜被他欺辱的恐惧。

「太子殿下还请自重。」沈懿珩向前跨出一步，将我挡在他的身后，语气冰冷，没有一丝温度：「金疮药府上还是有的，不牢太子费心。」

说完沈懿珩推了我一把，拍了拍我的肩膀，带我离开了。

坐在马车上，我没忍住笑了，心情轻松了许多。

靠在马车上闭目养神的沈懿珩睁开了眼，他抱臂瞥了我一眼，忽然道：「明月不会像你这般傻笑。」

11

赐婚之事暂时不会被提起，我是真的高兴。

可还没高兴一阵，一件惹人烦恼的事情又找上了门来。

郑黛弟弟郑宣的生辰，邀请了沈懿珩前往。

郑宣是不久前才被送到校场历练的，沈懿珩念在他年纪小，平日对他颇有照应，所以郑宣特意给沈懿珩下了帖子。

这样一来，岂不是郑黛和沈懿珩就要见面了？郑黛毕竟有女主光环，万一沈懿珩对郑黛一见钟情，那.....

我忽然觉得很紧张，用过晚膳后，一直在院子里徘徊。

石灯笼里的光亮了起来，听着草丛里的蛐蛐声，我的心里愈加烦躁。

身着黑色劲装，腰间配着宝剑，沈懿珩步履匆匆地入了大门。

「今日有事回得晚了，怕你们等我。都吃过了吗？父亲、母亲都用过膳了吧？」

我点了点头。

他微微拽了拽领子说：「我骑马回来的，浑身都是汗，我先去洗洗。」

空气中好像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汗味，他的脸颊上沁了一层薄汗，顺着脸颊去看，是突出的喉结，上面隐隐混着汗湿，随着他说话，喉结上下滚动。

我的心怦怦直跳，扑通扑通，迫不及待地要跳出来，下意识地伸手，等反应过来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臂。

沈懿珩一愣，不自然地撇过头去：「怎么了？」

我立马丢开了，摇摇头道：「没事。」

他走远了，我才回过神来，小跑着去追他：「今日郑将军府上的小厮送了帖子来，说是郑公子生辰，过几日想邀你过府一叙。」

「嗯，我知道，今日在校场他同我说了。」

「母亲让人给你留了饭，等会我让人送你房里。」

「好。」

我竭力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压抑着狂乱的心跳道：「听说他家园子里的木芙蓉乃京中一绝，我也想去看看，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明月，你很着急吗？」沈懿停了下来，站定，有些无奈地笑笑：「不是还有五日吗？你就那么想看芙蓉吗？」

「好，等那日我带你去。」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好像藏着整条银河，真是很好看。

「还有事吗？」他笑问：「没事我就回去了。」

这晚，我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难以入眠。

一会随便胡思乱想些什么，一会又想若是男主和男二同时出现，女主是不是就不会注意到男二了？

这夜我睡得很浅，第二日一早便带着丫鬟到回靖王府的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

等了许久，景昭终于出现了。

我在心里做足了心理建设之后，走上前同他搭讪：「今日你没坐马车吗？」

他沉着脸不愿意搭理我，见我像个狗皮膏药一直跟着他，横眉一竖，忍无可忍道：「有事说事。」

「郑将军的独子，郑宣，四日后过生辰，你去吗？」我干笑两声，搓了搓手。

他冷笑一声，阴阳怪气道：「我看起来像是很闲吗？京城每日那么多人过生辰，我难道个个都去庆贺一番？」

我噤了声，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了。

他这意思明明是不去，可郑宣的生辰宴，他还是来了。

我也见到了本书的女主——郑黛。

她是那种端方大气的类型，一看就是母仪天下的面相。

脸上骨感很强，轮廓略微带着些方正感，却不显得硬朗，反而有种轻盈端庄之感，骨肉明晰，亦添了几分干净利落。

今日一袭雪青色的高领衣衫更显得她脖颈修长，气质出众。

她朝着景昭行礼时，未掩饰好的神色流露出几分讶异。

我看了一眼他俩站在一起的画面，赶紧拉着沈懿珩到了正在迎客的郑宣那边。

希望沈懿珩别又对郑黛产生点什么情愫。

原书中写，后期沈明月同郑黛成为妯娌，她使了小心机去欺负郑黛，后来日渐变本加厉，连一向疼爱她的沈懿珩都看不下去了。

或是同情，或是怜爱，又或者是被郑黛坚毅不屈的性格打动，沈懿珩不可救药地爱上了郑黛。

沈明月察觉后更加恼怒，她恋慕的人，和一向疼爱她的哥哥全都被那个女人抢走了，她焉能不恨。

她愤恨命运的不公，自己失了清白在太子府浮沉，度日如年。郑黛却和景昭情感和顺，抢了她本来的夫君已成定局，现在连她的哥哥也要抢走吗？

在这些不平心态的驱动下，沈明月做下了诸多错事，从一个高贵明媚的大家闺秀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太子景泽对她是真的好，恨不得把心捧出来给她看。景泽给了沈明月太子妃都不能比拟的荣华富贵，给了他能给的一切真心。

只是，他们的开始就好比坏了的种子，怎么用心浇灌都不能开花结果。

沈明月不明白景泽的心意吗？她的心就冷硬如铁不会被暖化吗？

她会的，可是，景泽是害她如此的罪魁祸首，是她一切不幸的根源，因为他的一点点好，他做的恶就便可以当做从未发生吗？

新皇登基，太子被圈禁之时，沈明月因为有功并未被监禁。

那时景泽给了她一封休书，他说，她要是没事，他便放心了。

沈明月偷偷给了他一包毒药，走出宗人府时，风大，她没忍住落了两滴泪。

站在芙蓉园看芙蓉时，不知怎么又回忆起书中情节了，我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沈懿珩叫了我几次，我都一脸懵地，「啊，怎么了」。

他很无奈：「你想什么呢，不是要看芙蓉吗？」

正当时，将军府小厮朗声唱道：「太子殿下到——」。

众人面面相觑，郑宣吸了口气，擦了一把额角的汗。今日本是极普通的一场宴会，只请了他相熟的几位郎君，怎么靖王和太子纡尊降贵都来了？

12

同几人寒暄一阵，景泽请众人照常赏花，不要因他的到来拘束。

说罢径直朝我们这里走过来，沈懿珩眼疾手快捏住了我的袖子，拉着我就走。

此时郑黛在郑夫人的授意下正亲自陪着景昭逛芙蓉园。

沈懿珩似乎是要带着我去景昭那里。

我不能让沈懿珩跟郑黛亲密接触，我也不能打断男主和女主兴致。

觉察到沈懿珩的意图后，我急忙扯掉沈懿珩拽着的袖子，推着他匆忙换了个方向。

「明月，你莫非是生气了吗？」沈懿珩冷不丁问我。

我一头雾水：「你说什么呢？」

「郑小姐为主人，靖王身份尊贵，该是陪一陪的。」他小心地观察着我的脸色，斟词酌句道：「你，你别多想。」

他该不会以为我喜欢景昭吧，现在，他是在怀疑我吃醋？

似乎是为了证实我的猜想，他极应景地开了口：「靖王身份尊贵，学识谈吐、气度风韵皆佳，你喜欢他也无可厚非。上次丽妃娘娘生辰，时机不对。以后有机会，母亲还是会为你求一求。」

他真是误会我了，我撇了撇嘴：「我对他没有那种意思。」

「那你方才……我还以为你是见他们二人一道，有些生气了……你前几日不还早起了，就为了见他吗？」

不是吧。

我还未来得及开口辩解，他突然指了指身后的景昭，有些狡黠地笑了：「看，他来了。」

不会吧，不会景昭也会错意了吧？他不跟女主好好待着，来我们这干什么？

景昭过来后，沈懿珩想走，被我一把扯住了袖子。

景昭瞥了一眼我拉扯着沈懿珩的手，转了头，淡淡道：「多大的人了，还拉着哥哥不撒手。」

「明月妹妹，可否借步说几句话——」好死不死，太子又过来了。

沈懿珩拧着眉头打断了他的话，眼神飞速从我脸上掠过，又慌忙瞟了一眼景昭，一个倾身将我掩在后头：「太子殿下请自

重。」

「皇兄。」景昭向着景泽点了点头，有些狐疑地看了沈懿珩一眼，跟着劝道：「皇兄有话不妨在这里说，众目睽睽之下，孤男寡女，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景泽手里握着折扇，给了景昭一记眼风，慢条斯理讽刺道：「看来是父皇交待的事情不够多，三弟还有这等闲情逸致来赏花。」

「臣弟自不如皇兄得父皇器重，不敢和皇兄相较。」

「三弟身子不好，生得弱柳扶风，方才孤见你的背影，还以为是京中哪家小姐——」

太子轻哼一声，又说：「九月夜来风凉，三弟可要注意了，染上风寒可就好些天不能上朝了，那时你怕是只能在府上赏花了。」

「够了。」我推开了挡在身前的沈懿珩，强忍着见到景泽的生理不适，向着伸出了手：「太子殿下请移步。」

我俩站在水畔，默默无语。

过了半晌景泽才找了个话题，盯着我的手背轻声细语地问道：「明月妹妹，你的手都好全了吗？」

「嗯。」。

不远处，沈懿珩和景昭站在一大丛浅粉、淡白色芙蓉花前，往我这里张望。那边芙蓉开得妖娆，而我和景泽站立之处的水畔，秋水残荷，景致萧条。

「那晚的事并非我本意，吓到了你我很抱歉——」

我蹙起眉头，攥紧了拳头，压低嗓音急道：「不要再提了，也不必道歉。」

说罢，转身欲走。

「明月妹妹。」景泽在我身后低声说：「小时候，我每次夸你漂亮，你必要生气。我说我要娶你，你冷着脸问我是爱慕你的长相吗？我想了很久，我承认我很肤浅。可是天底下好看的人千千万万，只有你好看得恰好合了我的心意。也只有你，长了这么一张令我魂牵梦萦的脸庞。我知道你再也不会原谅我了，以后我不会再去打扰你了，你别恨我.....」

我加紧脚步出了水畔。

他让我感到恐惧，几个月了，我还是无法释怀。有几次在深夜大汗淋漓地醒来，也会忍不住捂着头尖叫。

「明月，你还好吗？」回府的马车上，沈懿珩问我：「你觉得景昭怎么样？」

他怎么又问我景昭怎么样？我对景昭真的没有那种意思。

等不到我的回答，他自顾自地开了口：「景昭挺好的，所以母亲才想将月儿嫁给他，你若能嫁给他，想必他也会对你好

的。」

「我又不是你妹妹，我对他没有想法。」我忽然有些烦躁：「你要我说几次才行？」

没有预料到我突然的暴躁，他有些手足无措，给我倒了一杯茶，轻轻推了过来：「难道是地域差异，你们那里的姑娘不喜欢景昭那般男子吗？那你们那里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我说：「我们那里姑娘大多喜欢弟弟，喜欢比自己小的，喜欢被小狼狗甜甜地叫姐姐。」

「你们那里的姑娘同我们这里真不一样。不过，你们那里的小狼狗竟会说话吗？你若是喜欢年龄小的男子，也可让母亲先相看着。」

现在大家都喜欢年下弟弟，可我从没喜欢过。

看小说的时候我就没喜欢过霸道总裁型的男主，现实里，我也只喜欢温柔哥哥型的男孩子。

虽然，我还没来得及遇见这种类型的男孩子。现在倒是见过了，果然小说里的温柔男二真好啊，哪里哪里都好。

我盯着马车顶，鬼使神差般说了出口：「我不喜欢年龄小的，我不喜欢弟弟，只喜欢哥哥。我从小到大，坚定地喜欢温柔型的哥哥，从来都没变过。」

沈懿珩一愣，嗫嚅着没有说话。

马车在府门前停下，他第一次忘了扶我，自顾自下了马车。

13

一连几天，从早到晚，我都没能在府上看见他。

他突然忙了起来，早上天不亮就走，晚上很晚才回家。

我再也没有去过他的书房。

我独自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字时，几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宣纸上，我拿起沾了墨水的树叶，无端生出点伤春悲秋的怅然。

他在避着我。

我知道，我现在是他的妹妹。

我只是一缕魂魄，一丝残识，平凡普通、一无是处，甚至还长着她妹妹的脸，我是他的妹妹。

只是，在我枯燥乏味的人生中，还没来及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温文尔雅，丰神高澈，有我喜欢的一切美好特质。

只是，和他相处的时候，我常常忘了，他是我的哥哥。

我不想变成这样，其实我好像也没说什么，我那几句似是而非的话就让他困扰至此吗？

这夜，我站在院里等了很久，他还是没有回来。我踱着步出了府门，这才发现，沈懿珩的马被拴在不远处的柳树下，他背靠

着柳树，呆呆地望着空中的月亮。

飞眉入鬓、鼻梁高挺，下颌线随着微仰头的动作更显流畅利落。月光轻轻亲吻着他的脸颊，显得他侧脸的轮廓轻盈又柔和。

府里的丫鬟曾说过，沈懿珩还没有景昭好看，或许是眼光不同，沈懿珩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我也跟着抬头望了望月亮，月光本是清冷的啊，一点也不柔和。

我在夜幕里朝一步一步朝他走去，来他面前站定，故作轻松地问他：「哥哥，你怎么不回家？夜来风凉，一起回家吧？」

沈懿珩惊奇像半截木头，忘了言语。又急忙转身从柳树上解了绳子，牵着马，简洁地答了声：「好。」

月光在路上投下两人交错的影子，近乎诡异的静谧中，只能听见马儿胸腔里喘气的声音。

「明月，我是哥哥。」他霍然冒出来一句话。

我噤了声，又扯出个笑打趣：「我知道啊。你最近真的很奇怪，好像在故意躲我似的，校场最近很忙吗？」

沈懿珩牵着马，声音沉沉：「是挺忙的。」

一路无言。

一回府，便有小厮上来接过了缰绳，牵着马网马厩里去了。

「明月，只要你在活在月儿的身体里，尚书府便会永远护着你。我也会保护你，因为我是你哥哥。」

我捕捉到了他的言外之意，只能挤出个笑讷讷道：「谢谢。」

「等你这段日子不忙了，我能不能和你说说话？我在你家，只敢和你说说话。平日里为了维持你妹妹的高冷形象，连话都不敢和丫鬟们多说.....」

他眸色复杂，深深看了我一眼，软了口气，语调很慢：「我有个暗卫，名唤阿青，平日里隐在暗处，武功却极强。她一个女孩子当暗卫很是危险，以后让她到你身边服侍吧。」

「我不用，我日日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去，我用不着——」我急忙拒绝。

「阿青是个女子，平日里跟她师兄们处在一起，总归不是个事。阿青性子冷淡，有什么话你可以跟她说，她不会往外说的.....」

「我知道了，谢谢。」

「不必客气，我是你哥——」

我明白了，他以后要一直要这么躲我了。

14

京都落了第二场雪的时候，朝堂上出了一件大事。

驻守边境的郑将军，也就是郑黛的父亲无诏回京，在大殿上以头抢地，声称：边境御寒衣物、粮草严重短缺，拨下来的军饷远不能使将士们和马匹们安然度过这个寒冬。

郑将军还提及，今年将士们的御寒衣物还是上来的潮衣，眼看将士们便要冻死了。

期间他提及，五年来他多次奏疏，望朝廷增加军饷，但不知道何故，奏疏未能上至天听，从未得到过朝廷回应。

是以，他才冒着死罪，悄然回京，求还将士们一个公道。

皇帝大怒，户部每年给军队的拨款都是足额的，明显有人贪污军饷，还胆大包天，按下郑将军奏折。

皇帝怒派景昭彻查此事，命他一定要找出幕后主使，杀之以儆效尤。

沈明月的父亲户部尚书沈慎也受了牵连，这几日大理寺的官员来了公主府好几次，请他协助调查，家里氛围都是死气沉沉的。

这个情节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是太子式微，景昭声势超过太子的标志。

因贪墨军饷的幕后主使便是王皇后的兄弟，太子的舅舅兵部尚书王崇范，押运官和粮草督运都是他的人。

王崇范认为，现下边疆还算安定，多年未起战事，要不了那么多军饷。他将贪墨来的军饷为太子打点周旋，借此笼络人心。

事情查明之后，皇帝对太子大失所望，命其在家闭门思过三月，景昭开始释放锋芒，走入各位大臣的视线中。

原书中景昭和沈懿珩夜探王崇范府邸，找出了关键性证据——账本。还未和接应的人会面，就在城东的树林中被王崇范派出的死士追杀。

千钧一发之际，沈懿珩替景昭挡下一箭，自此留下了箭伤，每至阴雨天时，箭伤复发，饱受折磨。

书中描写的沈懿珩受伤的场面令人胆战心惊，剜出鲜血淋漓的箭头那章看得我头皮发麻，一铁骨铮铮的小将军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呻吟更是令人动容。

即便沈懿珩为景昭挡下一箭，景昭也没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对他多些宽容。最终，景昭还不是将沈懿珩是私生子的事情传了出去，他就是要借此断了沈懿珩对郑黛的念想，他本可以用别的方式，他却选了最惨烈的一种。

想起原书中的这个情节，我就气得不行。可是随着剧情的推进，读者们被宠妻的景昭打动了，谁也不记得，他曾经多么过分地对待过沈懿珩。

夜探王崇范府邸，应当就是这几日了。

我好几次想找一找沈懿珩，暗示一下。可是他近来回来得晚，见了我也想方设法避着我，我根本没有机会同他说。

我心烦意乱，每日惴惴不安，只能带着阿青到王崇范府邸左右查探情况。

走了几趟，我大致明白了书中所说的城东的树林是哪一片。

这几日用过晚膳后，便在沈懿珩院子前的湖心亭里散步，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一看他的院门。沈懿珩若是要出去，我必然能看见。

夜深人静之时，门吱呀一声开了，他身披玄色大氅，步子很是沉稳，靴子踩在松软的雪地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急忙提起裙子冲了过去，脚下一个趔趄，天旋地转间，摔倒在雪地里，头埋在雪里，吃了一嘴的雪。

我挣扎着要爬起来的时候，眼前猝不及防出现了一双绣着金线的靴子，循着靴子去看，那人面色沉沉，无悲无喜。

脸颊冻得通红，我哆嗦着嘴唇，轻声叫了句：「哥哥。」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这是在干什么？」他的眼睛中翻腾着怒气，一把将我从雪地里薅了出来，扯着我的袖子厉声质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要出去吗？雪天路滑，你若是出去的话，叫暗卫跟着你吧，自己出去总归是不太安全。」我从他手中一点一点抽出袖子，低声道。

「你总有本事能把自己搞得很狼狈。」

他最近没怎么同我说话，见到我也是冷着脸绕着走的。就因为那句似是而非的话，他再也不温柔了。

我心里泛起苦水，低着头道：「你对你妹妹从来都不会这么凶。」

「我妹妹不会像你这么蠢。」沈懿珩一甩袖子，转身冷冷道：「天冷，快些进屋去吧。」

我顾不得许多，猛地揪住他的袖子，那大氅里边分明是一件夜行衣。

15

沈懿珩走了之后，我独自站在原地，出了一身冷汗。

「阿青，除了你，哥哥身边还有几个暗卫？」我顾不上湿了的鞋袜，火急火燎地跑到了阿青的房间，满头是汗。

「四个。」

「阿青，我想要你帮帮我。」

听完我的猜测，阿青神色凝重地看了我良久才道：「嗯，属下去找老五。」

半个时辰不到，阿青便带了四个身材魁梧的人来找我，我平日从未见过。

据原书中说，接应景昭他们的人在城西，他们却被追着跑到了城东，否则以沈懿珩和景昭暗自隐藏的身手，根本不会如此。

一行人埋伏在王崇范家城东的林间，我也不能确定，到底他俩会不会出现。

阿青劝我待在家里，恐慌即将将我吞噬，我听不进去。

我只知道，景昭是男主，他有男主光环，他怎么都不可能死。

但沈懿珩就不一定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更何况，现在男女和女主都没有在一起，他若是有什么不测.....

正凝神，一阵激烈的打斗声在不远处响起，刀剑相搏发出尖利的摩擦声，划破了寂静的冬夜。

依稀可辨断断续续的喊话声：

「大人有命，追回账本者，赏黄金万两，弟兄们冲啊——」

「尔等势单力孤，交出账本，可饶你们不死——」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上，猛地捏紧了阿青的手。

阿青和剩下的几人手持长剑，背着箭筒，几人相视一眼，飞身而出，加入了前方的混战。

不多时，两名身穿夜行衣的人朝这边冲了过来，一名身材稍壮些，另一名较劲瘦些，两人神色紧张，提着箭往这边冲过来，箭上依稀有液体往下滴。

一步，两步，三步，眼看我就能叫住他们，马就在不远处。

「哥哥，景昭，我在这——，马在下面——」

两人望见我俱是一惊，喘着气拽起我一道向前面跑去。

景昭在我前面捉着我的手，沈懿珩在我后头。

一个鬼鬼祟祟的黑衣人躲在树上乍然拉起弓，寒芒一闪，箭矢「咻，咻，咻」地飞了出来。

沈懿珩松开了拽着我的手，提剑去挡飞过来的箭头。

言语之间，一支箭飞快地朝着景昭而来，沈懿珩脸色一僵。

我心脏骤然一跳，飞快地推开了沈懿珩，回身抱住了景昭。

如果替景昭挡箭是他注定的归宿，我也可以。

沈懿珩虽然身强力壮，身下也不过只是皮和骨，他也会疼的。

随着一声闷哼，那支箭狠狠没入了我的后背，没扎透，还好。

我还没嚎，就听见沈懿珩惊慌失措地叫我了一声：「明月。」

我看着沈懿珩，竟有些想笑。真好，沈懿珩没事，不用再受那些皮肉之苦，不用再忍受箭伤复发的痛楚了。

反正我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若能为他挡一挡风雨，也算是不枉此行。

不远处，那个黑衣人咚地一声掉下了树，阿月他们提着箭过来了……

景昭搂紧了我，浑身都在颤抖。

我大汗淋漓，疼得说不出一句话。

「明月，你知不知道，除了你，没人这样对过我。我本以为这天地下，除了我母亲，没人肯为我献出生命。如果你以前那么对我全是欲擒故纵，那么你成功了。」

景昭抱着我，声音颤抖地不像话：「别怕，你一定会没事的，你的心意我都知道。」

景昭还在我耳边絮絮叨叨：「等这件事了了，我就向父皇请旨，我的妻子只有你才可以……」

我想跟景昭说，没关系，不必了，嘴唇开合良久，我也没能突出一个清晰的音节。

撕心裂肺的疼痛让眼泪不断滚落，一片迷蒙中，我看见，沈懿珩在景昭的身后双目猩红地盯着我看。

「够了。」沈懿珩猛地打断了景昭的话，从景昭身上抱了我过去：「男女授受不亲，我来——」

「哥哥。」我弱弱地叫了一声，嘴角血迹顺着下巴流进了脖子里。

他终于肯和我说说话了吗？

我心里觉得委屈地不得了，气若游丝地说：「哥哥，今晚我叫你小心，你不仅不听，你还凶我。以后，你还会和我说话吗？」

「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答应你。」

16

「你们注意看着小姐，别让她翻身拉扯到伤口。多同她说说话，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若她实在疼得厉害，便去找府医，看看能不能开两剂止疼药。」

「是，公子，奴婢知道了。」

随着门「吱」地一声，低语声也平息了。

好像做了一场冗长的梦，再次醒来，我四仰八叉地趴在床上，身上换上了干净的中衣，后背撕心裂肺地疼。

趴着的姿势太过难受，我刚想动一动，不料拉扯到了后背的伤口，疼得我冒着汗嘶嘶吸了两口气。

「小姐，您醒了。」兰佩注意到我的响动，从床脚走上前给我掖了掖被子，关切道：「您趴着别动，您背上可好大一个口子呢。」

我微微侧了侧身：「方才，你同谁在说话呢？」

「公子来看您，交待了我几句话。」

我噢了一声，没再言语，他没事，真是太好了。

兰佩帮我洗漱以后，喂我喝了小碗粥，每一次移动都我疼痛难耐。

我面色苍白地趴在床上，浑身都不舒坦。后背的疼痛实在无法忽略，我将脸埋在枕头里，流了一枕头的眼泪，好疼啊。

门开了，长公主和景昭的声音传入耳中。

我慌乱地擦了一把眼泪，长公主入了屋里，发间还落了几片零星的雪花。她坐在我的床边，冰凉的指肚抚在我的脸上，难得很温柔：「他来看你了，就在外头呢？让他进来吗？」

「母亲。」我着急地捉住她的手辩解，没几句话的功夫又出了一头热汗，压低声音道：「我对景昭真的没有那种意思，你让他走吧，我这样子如何能见人。」

她拿出手帕为柔柔地擦去我额角的汗珠，心疼蹙着眉：「你的那点心思，我还能不知道吗？」

我急得差点心肌梗塞，正要再辩解两句，她施施然起身，将我的手塞进了被子里：「人已经来了，见不见都随你。我去厨房看看，中午给你补补身子。」

说罢，直接走了。

「明月，让我进去看看你好吗？」景昭站在屏风后，小心发问。

他的身影映在绣着牡丹的屏上，影影绰绰，依稀可见。

我紧锁着眉头，果断拒绝道：「男女授受不亲，你别进来。昨晚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

「明月，要不是昨晚姑母告诉我，你差点就，就……，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他猛地扬起了声线，乍然转移了话题：「就是因为那件事，你才会改了主意，千方百计逃避我对不对？」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太子竟对你做出那种事请，我道你为何突然有天变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真的不知道，你遇到了这种事……」

我喉头一窒，瞬间忘记了言语。

昨晚玉华长公主竟趁我重伤之际，趁着景昭对我愧疚怜惜的情绪升到顶端之际，将那件事和盘托出。

她是想利用景昭对我的愧疚，让我能更顺利地嫁给他吗？

她让景昭以为，我全然不想嫁给他，是因为那夜差点遭到的不幸。或许，玉华长公主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我该明白你的心意的，你若不喜欢我，怎会在我下朝之际特意等我？怎么在见我和郑姑娘谈笑之际愤然离开？你若不喜欢我，怎会豁出性命替我挡箭？」

景昭不动如山地站在那，像是在透过绣着花的屏风往里边张望，语气又轻又柔：「昨晚你浑身是血地躺在我的怀里，一刹那间我便全都想明白了，以后我来照顾你好不好？」

「你想多了。」我仿佛能感到他炙热的目光，穿过屏风，直直粘在我的身上。

我趴在枕头上偏过头，不欲再看他的身影：「我真的对你没有那种意思，我也不喜欢你，你误会了。」

这接二连三的误会，怎么会一环扣一环，寻不到丝毫错数，甚至竟诡异地逻辑自洽。

「明月，你为什么总口是心非呢？」他不理会我话语中明晃晃的拒绝，自顾自地开口了：「等这将证据整理一番交上去后，我会向父皇请旨娶你。」

他怎么如此固执，如此油盐不进，如此自作多情？

我撑着胳膊，口无遮拦地对着屏风处喊叫：「我说了我不喜欢你了，你到底要我说几遍？你是不是听不懂别人说话？」

气喘吁吁说完这番话后，我早已是汗如雨下。动作间一丝丝的起伏都能使我的被感到撕裂般的疼痛。

我咬着牙闷哼一声，揪着被子嘶嘶吸气，眼泪瞬间淌了满脸。

「明月——」，景昭蓦得闯了进来，见我神色难看，形容狼狈，骤然慌了神：「别怕，我这就去叫府医。」

17

晚上沈懿珩来看我，坐在屏风后的椅子上喝茶，并不理会我。

我想跟他说话，又不知说些什么。

「院子里的腊梅花开了吗？」我问。

「开了。」

「好看吗？」我又问。

屏风后的身影动了动，沈懿珩好像换了个姿势，不急不躁道提醒道：「明月，现在是晚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小声嘀咕了两句：「你早上走的时候不是可以看见吗？」

「你若想看，明日让兰佩去折两枝插瓶。」

「不用了，它长在枝头挺好的，摘下来早晚都会死的。」

我顿了顿又好奇道：「你喝的什么呀？」

「对了，昨天我让人给阿青送了一套厚裙衫，她悄悄咕哝了两句，说是穿了裙衫后都不会好好走路了。让阿青给我当侍女实在是埋没了，要不你把她带走吧.....」

我听见沈懿珩无奈地叹息：「明月，你的话一向这么多吗？」

我赶紧闭上了嘴，他又嗤笑一声，像是在嘲笑我。

过了一会，他又问：「今日景昭来了？」

我点了点头，又意识到他看不到我，答了句：「嗯。」

「他没说什么吗？」

我挣扎了许久才硬着头皮如实相告：「他说，等军饷一事查明后，他要请旨娶我。」

空气里是良久的沉默。

隔着烛火，隔着屏风，我看见他模糊的影子投在屏风上，显得极不真切。

他站起身来，理了理衣袍，低声道：「挺好的，景昭很好，嫁给他挺好的。」

「哪里好？」我眼神空洞地盯着虚无看：「景昭很好，那又怎么了？他身份尊贵，我就要嫁给他吗？你母亲想极力促成这门婚事，现在他也说要娶我。好像我就本该嫁给他，是吗？可我也是个人，我难道没有自己意愿吗？我就是一个活在你妹妹身体里的死物吗？」

我吸了一口气，一阵热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你是不是还觉得能嫁给他是我的福气了？可我不是你妹妹！」

「在我心里，你同我妹妹一般无二。」沈懿珩狠绝地开口。

「既然一样，你为什么不同我说话了，你为什么突然对我冷淡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你妹妹跟你说，她喜欢哥哥一样的人物，你也会不理她吗？我究竟哪句话说错了，让你如此忌讳我。」

昨晚之后，我差点以为又能像以前一样了，像以前他把我当成妹妹那时候，会对我笑。

我只是想让他和我说两句话，想他不用冷漠的眼神看着我。

为什么他昨晚答应了要和我说话，今天又变成这样了。

「我也是个人，我也会伤心。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景昭，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他，你为什么要故意说这种话让人生气？」脸上泪水滚滚而下，我再也控制不住，小声啜泣起来。

「你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救他，我以为，总是有几分情意在的。」沈懿珩低声辩解，声音缥缈几乎不可闻：「你别激动，医士说了，你有伤在身，情绪不能有较大的起伏，你的伤——」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我对景昭没有一丝情意。你出去吧，我不想和你说话了。」

自那日起，沈懿珩还是会来看我。就坐在屏风后自顾自他翻书，有时坐上一盏茶的功夫，有时是一刻。

我不跟他说话，他也不跟我说话。

丫鬟们或洒扫、或收拾东西，轻手轻脚的，屋子里很是寂静。

有时，听见他翻动书页的声音，我会忍不住偷偷朝屏风后张望两眼，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后，赶紧撤回视线。

除了景昭说要娶我，暂且没有烦恼的事情。

过了半个多月，沈尚书下朝带回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据说景昭将夜探王崇范府邸得来的账本和这些日子搜罗来的罪证一并交了上去，皇帝看后勃然大怒，当着众臣的面，对太子大加斥责，令他闭门思过。

为了抚慰郑将军和边境将士，皇帝还下令将郑黛赐给景昭做靖王妃，甚至破例允许郑将军留京过年，等年后再赴边地。

沈尚书在饭桌上宣布了这个消息，玉华长公主大发雷霆，早膳都没吃完，执意冒着风雪入了宫。

阿青从厨房取膳食回来，顺便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我强压着心头狂喜，高兴地快要落下眼泪。

我的运气真好！皇上果然看不上沈明月！

背上的伤口结了痂，老是化脓，这几天总算是不往外流脓水了。

用完早膳我忽然来了兴致，整整齐齐穿好了衣服，站在廊下看雪。

鹅毛般的大雪片纷纷扬扬从天空中旋转着飘落，此刻的世界，寂静安详。

我站在廊下伸手接了一片雪花，吸了一大口气，今日的冷空气都是自由的味道。

景昭裹着一身风雪走来，他在不远处的松树旁停下，身影萧索，声音也沙哑地厉害：「对不起……」

我一愣：「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打伞？」

他抬头看我一眼，眉目间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眼底目光莫测。

「你先上来吧，雪太大了。」我向着他说。

看着他头发上、睫毛上的雪花，我心生几分不忍：「不用跟我道歉，郑黛是个好姑娘，性情品格都好。我真心替你高兴，也祝你幸福。」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透着坚毅，说出的话却很令人疑惑：「明月，你信不信我？」

「明月不能做妾。」沈懿珩一步一步朝我们走过来，直勾勾地盯着景昭道：「你要她信你什么？你是要让她做靖王侧妃，屈居人下，委身为妾吗？」

「我不是……」

「父亲、母亲不会答应的，靖王还是请回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月自己做不了主.....」

景昭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哥哥。」我叫了沈懿珩一声。

「你在这干什么？还不回去。」沈懿珩说完便离开了，再没给我一个多余的眼神。

18

那天以后，景昭没再来过尚书府。

玉华长公主去宫中闹了一场，回来后一言不发。

直到晚上她红着眼眶来看我，她说，京城青年才俊众多，她会为我寻一位好的，她的女儿决不能做妾，哪怕是皇帝的妾室也不能做。

我抱着她拍了拍她的背：「母亲，我真的不喜欢景昭了，不要为我伤心。」

我知道，她或许想起了少时的爱人，想起了失之交臂的幸福。

郑黛是她少年爱人的女儿，她没法阻挠，我能理解她的无奈和挣扎。

景昭的郑黛的婚期定在了来年七月，虽有些晚，却是难得一遇的黄道吉日。

我的伤已经好全了，只是背上留了个拳头大小的疤，用了些祛疤膏也未消退。

沈懿珩除了景昭来的那次对我表现出几分关切，此后有时见我会对我笑笑，有时又冷着脸，唯恐避我不及，心思难以捉摸。

匆匆又是新年，匆匆又及元宵。

玉华长公主吩咐沈懿珩带我去花灯会上好好玩玩，我有些日子没出门了。

我猜沈懿珩是不想同我待在一处的，不等他开口拒绝，便自觉道：「母亲，不必了，人多吵得我头疼，今年不想凑这个热闹。」

「出去走走吧，你都好些日子没出过府门了。」沈懿珩斟酌着道。

头上戴着幕离，一袭狐裘披风从头到脚裹到了脚，我带着阿青一起出了门。

路上很热闹，才子佳人相携而行，脸上欢欣神色怎么都掩不住。走在这灯火人间，我忽然感觉，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沈懿珩走在我的身侧，我们没有开口交谈。

他好像一阵风，忽冷忽热，若即若离，有时离得很远，有时却又很近。

我后悔了无数次，后悔不该说出喜欢哥哥那句话，起码那样，他还会一直温和。

还好，天色很暗，人声嘈杂，没有人会注意到，幕离下泪痕交错的我。

「阿青，你去前面买几串糖葫芦吧。」沈懿珩朝着阿青吩咐道。

「是。」

我和沈懿珩站在河边等阿青。

挂满灯的亮堂街道，成片成片橘黄色的光斑掉进了水里，朦胧又梦幻，却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不真切。

水中，沉着一轮圆圆的月亮。

「哥哥。」我望着水面，轻轻地唤了他一声：「所有人都知道我叫沈明月，其实，我真的叫沈明月。这个名字，的的确确是我的。我浑身上下，好像也只有这个名字，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虽然，所有人叫的沈明月也不是在叫我，我好像，连名字都不能拥有了。」

「你若是不想理我，干脆我们不要说话了。你明明知道你关心我两句，我就可以当做之前的冷淡全没发生过。可没过两天，你又毫无征兆地突然冷淡起来，连句话也不愿意同我说，肃着脸从我身边经过也当没看见我。」

「你在对我使用冷暴力吗？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你的动机呢？你为什么对别人永远温和谦让，偏偏要这么对我？」

脸上热意翻涌，顺着脸颊流进了脖子里：「我究竟不该说哪句话，我做错了哪件事？你要这么对我？我为什么要忍受你三翻四次的故态复萌？」

沈懿珩怔在当场，一时忘记了反应，良久，才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胳膊。

我揪住他的手甩了出去，音调猛地升高：「你又想对我故技重施，今天安慰我，明天又对我视而不见？」

「明月……」沈懿珩石化在当场，再也没有说出一句话，一贯挺直的腰杆也塌陷下去，像是卸了气一般，再无往常英姿。

「你说啊？你为什么不说了？」我上前两步，咄咄逼人揪住了他的领子：「你凭什么不说话，你说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静静站着，任由我揪着他的领子，眼神哀伤而脆弱。

我见不得他这样的神色，心中窝着一团火无法排解，一时气恼，抓住他的左手重重咬了上去。

他吃痛，闷哼一声，蹙起了眉头，却不反抗。

直到口水和大颗大颗的眼泪滴在他的手背上，直到我的口腔充斥起血腥味，我才大力甩开了他的手。

他手上血迹潺潺，吧嗒吧嗒往下滴血，我不忍再看，故作潇洒地转身：「从今往后，你休想再伤害我。」

我只身投入了汹涌的人潮中，随手擦了一把带着血迹的嘴唇，任泪水模糊了视线。

19

我再也没有和沈懿珩说过一句话。

玉华长公主捕捉到了我们之间微妙的气氛，好几次都问我，莫非我是和沈懿珩吵架了吗？

我胡乱搪塞道：「怎么可能，哥哥脾气那么温顺，怎么可能同我吵架。」

玉华长公主点了点头：「那倒也是，他打小就让着你。」

「过几日我四十岁寿辰，你爹的意思是大办一下，宴请京中各家夫人、小姐来吃席，再请城南的荣家戏班来唱戏。热闹是次要的，我们趁这个机会顺便帮着你哥哥相看，他也老大不小了。当日你爹的那些同僚们应该也会过来，让他们带上他们家适龄的公子，让你爹先考察一番，你的婚事虽不急，我们也得先看看。」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

又过了两天，玉华长公主派人唤我过去。

我去的时候，沈懿珩也在屋里，我愣了一下，恭顺地喊了人：「母亲，哥哥。」

「明月，你快来看看，这是新送来的料子。等我生辰那天，哥哥要穿的。你看是这匹月白色的缎子好呢，还是这匹天青色的好，这匹蘼白色的好像也不错。我是觉得都挺好的，和你哥哥选了许久也未选好。依你看，姑娘们会更喜欢哪个颜色呢？」

月白，是浅浅淡淡的蓝色，他穿上一定好看，显得干净又开朗。

我的视线在那匹月白色的料子上停了许久，最终坏心思地指了指那匹蘼白色缎子说：「那个好看。」

「我还是觉得这匹好。」沈懿珩指了指那匹月白色的锦缎：「母亲，就这个吧。」

说完，视线有意无意飘在我身上，令我很不自在。

玉华长公主点了点头，惋惜道：「本可以做三件，也好试一试比较一番。可惜料子送来的晚，剩下的几日，绣娘们只能做一件出来。罢了，你既喜欢这个，便就这个吧，总归是穿在你身上的。」

玉华长公主生辰那日他果真穿着那身月白色的袍子站在大门处迎客。

三月的桃树冒出了嫩芽，院子的的柳树又吐新绿，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我们糟糕关系却由冬天一直延续到了春天。

永平侯府的贺礼是一只名贵的白狮子猫，通身雪白，全身披着厚厚的雪白长毛，尾巴粗大粗大的，站姿犹如狮子一般威武。

丫鬟围着我，让我抱着猫，她们拿着牛乳和小点心挑逗它，听它软软糯糯地叫，高兴地咯咯直乐。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猫，它软软的小小的，我甚至都不敢用力。

突然，小猫喵呜一声，从我怀里跳了出去，迈着优雅的小碎步跑走了。

我刚追了几步，便看见小猫在一位气度不凡的白衣男子脚边停下了，还亲昵地去蹭他的靴子。

沈懿珩和那男子并行而来，看了我一眼向着那男子说：「桓申，这是家妹。」

「明月，这是永平候府的小侯爷宁桓申。」

互相见了礼之后，那人在猫咪头上挠了挠，笑着将猫抱起来还给我：「此前它在我家住过几日，许是会认人了。」

我笑了笑接过猫，正准备走时，前面有人在叫沈懿珩，我不得不为宁桓申引路。

他好似对养猫很有感悟，告诉了我许多养猫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他十分热心肠，唤丫鬟拿来了纸和笔，坐在石桌前认真地写了两张纸，还十分体贴地跟我说：「无妨的，总归去了前面也是

和一堆不甚相熟的人东拉西扯，不如教教你，怎么照顾这个小家伙。」

猫咪的爪爪压着宣纸，仰起头适时喵呜了一声，他也哈哈笑起来。

他讲了许多他家猫的趣事，逗得我大笑不止。说到他的猫晚上尿湿了他的被褥，睡得跟个死猫，留他一人凌乱时，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腰都差点直不起来。

他可真是个风趣又不骄矜的人。

正拿手指抹眼泪时，沈懿珩猝不及防突然出现，面色很是不虞，压抑着不善的语气质问道：「怎么在这，怎么不带小侯爷入席？」

20

晚上送走宾客后，我独自坐在亭子里赏月。

一转眼，沈懿珩站在亭子外，还是今日月白色的衣裳。

他的手指摩挲着腰间的玉佩上不断摩挲，肃声道：「以后别像今天那么笑，月儿从来没有那样笑过。」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抬头看了看月亮，乌云蔽月，并不好看：「好。」

「好？」他霍然嗤笑一声，阴阳怪气地反问：「好？你平日不是要跳起来说你不是月儿，不是总跟我强调你有思想，有意

识，不是死物吗？」

我一愣：「你什么意思？不是你这样要求我的吗？我答应也是错吗？我要怎么说你才满意？」

「你自己没脑子吗？你不是会独立思考吗？你总问问问什么呢？」沈懿珩继续阴阳怪气道。

我站起来细细端详他的脸，就着石灯笼里的光，方才发现他脸上不正常的潮红。

「你是不是喝酒了？」

「喝了如何，没喝又如何？」

喝醉酒后的沈懿珩和平日里很不一样，平日里他是内敛沉稳的，醉酒后的他却变得很直接，情绪也是外放的。

「你有些醉了，我不想和你吵架。」

「你不想和我吵架，吵得还少吗？」沈懿珩突然朝我逼近，将他左手的疤怼到我的眼前，语气恶狠狠的：「你不想和我吵架，上来直接咬人是吗？你是狗吗？」

我缄口不言，垂着头没有说话。

他慢条斯理挽了挽袖子，露出一截青筋明显，结实有力的手臂：「不解气吗？你继续来咬啊？你不是能咬吗？」

他将手臂往我嘴边递了递：「你现在就咬！」

「我先回去了。」我转身就走。

「你站住！」沈懿珩一把拽住了我的袖子，另一手按住我的肩膀，往后一带，将我按坐在了横木长椅上。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倒是想问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沈懿珩猛得拔高了声音：「我被你折磨得快疯了，我不会痛苦，不会难过吗？我对你忽冷忽热的时候，我不难受吗？我真想扒开我的心给你看一看，因为你，我这颗心受了多少煎熬。」

「你究竟要我怎么办呢？你到底要同我闹到什么时候？你究竟明不明白，我是你哥哥啊，你到底期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我鼻头一酸：「我明白极了，我很明白。就因为我明白，所以自始至终，我不过是想让你跟我说说话，不过是想，你别用冷漠的方式对待我。除此之外，我向你要求什么了？我又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了？」

「你口口声声说把我当妹妹，你是怎么对待你妹妹的，你又是怎么对待我的？」

我吸了一口气：「我最过分的话，不过是同你说了我的感情观。我就是喜欢哥哥一样的人，我就是喜欢温柔的人。你凭什么觉得我说的就是你？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温柔了？我不嫁给景

昭，我就不能找个温柔点的公子嫁了吗？我说了我喜欢你吗？」

「明月，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沈懿珩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眼底压抑着黑暗:「你真的只是想我陪你说说话，想让我正常对待你吗？」

「你不是的。」他笃定地说：「然后呢？接下来呢？你不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吗？你会不会想让我牵牵你的手，会不会偶尔也想让我抱抱你？」

「可你是我的妹妹，你的这张脸，你的手，全是我妹妹的。」

我激动地朝他吼，仿佛这样就可以掩饰我的真实想法：「我说了，我没想。」

「你真的没想吗？」

我哽咽了，愣愣后退两步：「我，我，我没想。」

我知道我是他妹妹，可是有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忍不住想和他说说话，不由自主地想靠近他。

我是他妹妹，可我又不是，可我只能是。

「对不起，我怕我会想。」沈懿珩的情绪渐渐平缓，声音低沉又温柔：「我很想。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那么爱哭，像你那么能黏糊人的姑娘。我知道，你独自在这里，一定很孤独，你是把我当成了你的依靠。有很多次，我想着，那不如就陪你说说话吧，真的把你当成妹妹。可是，你本不是我妹妹啊。」

「你笑着时候嘴角扬起的弧度，脸上浮现的表情，看着我的眼神，都和月儿太不一样了。有时候我想给你擦擦眼泪，我想抱抱你。可是，你又偏偏是我妹妹，我是你哥哥，你明不明白？」

「你总是问我为什么那么对你？你还要问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你又蠢又笨又爱哭，还长了我妹妹的脸……」

他的眉目里气势全无，眼里仿佛是沉静又汹涌的深海，无助又哀伤。

这就是在这一刻，我明白了，我深深伤害了他。

一种极致的哀伤将我包围，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差点流下眼泪。

「对不起。」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从喉间溢出，沙哑破碎：「哥哥，对，不起。」

我只想着自己，只想着自己难过。

我没想过，他会这么说，我也不敢想，他会这么说。

沈懿珩垂下头去，声音很轻：「明月，我们俩不吵架了好不好？我永远给你当哥哥，一辈子都保护你。」

「好」。我扯出了一个笑：「好，你要成为我成婚了会背着我上轿子的那种哥哥。」

我吸了一口气说：「以后我会从心里将你当成哥哥，我会好好当月儿。让你痛苦并非我的本意，都是我错了。也请你不要因为我感到困扰，我会努力去当你的妹妹，我再也不要求你同我说话了。」

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总算和好了。

21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流了一枕头的眼泪。

是我的错，我不该喜欢他的。

我可以没有心理负担，透过我的眼睛偷偷地、贪婪地望着他。

可他望着我的时候，看到的全是他妹妹的脸，他心里该多么难熬啊。

何况，他以为，他和月儿是亲兄妹。

以后我不要缠着他了。

小侯爷送来的白色的小猫咪，我给它取名为五五，其实我想叫它呜呜的，它老是呜呜呜呜撒娇，但是叫它「呜呜」有些草率，所以我叫它五五。

玉华长公主本不是很待见猫，或许是五五实在很亲人，又很乖，养了一阵，玉华长公主便开始抱着它「儿子，儿子」地亲它。

我顺理成章成了五五的姐姐。

它喜欢在锦鲤池边上看锦鲤，一个不注意，它就伸出魔爪，一拍水从水里叼出来一条锦鲤，动作敏捷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除了和五五玩，我开始很努力地写字，学沈明月写字。学沈懿珩写字。

我坐在石桌旁写字，五五在我的脚边打呼噜，轻风徐徐，几片桃花的花瓣缓缓落在宣纸上，我抬手揉了揉眼睛。

我想起，以前我在沈懿珩书房里写字。他的书房里有一块雕着梅花的长方形砚台，外观精致、好看。

那时候我都用那个写字，谁知道他说，那块砚台最难用了，华而不实，他鲜少用。

我想起，他有一件银白色的袍子，上面绣着浅色的竹纹。

我想起，他真的真的好温柔。

沈懿珩现在不躲着我了，像刚开始一般常常对我笑。

我们好像回到了刚开始那样，很和谐。

可是，又好像有什么不一样。

正走神，沈懿珩从外面进来，五五听见他的声音，小身子一动，喵呜一声，从我脚边起来迎他。

「今日同郑宣出去，路上有老翁挑着木梳卖，郑宣给他姐姐买了一把，我也给母亲和你买了一把。」他一手抱着猫，一手从怀里掏出一把檀香木的梳子递给我。

「谢谢。」我接过去的时候，看见了他手上被我咬伤的疤痕。

我们都很默契地没有说话，也没有再看对方一眼。

我拂去宣纸上的花瓣，低下头继续写字。

他坐在石凳上，逗着猫，任猫趴他怀里「喵呜，喵呜」闹。

过了许久，他忽然说：「明月，你头发乱了，有花瓣。」

我身体后仰，急忙伸手去拍，摸着头发拍了好多下。

沈懿珩叹了口气，突然站起身来，弯下腰在我发顶轻轻拨弄。

我用余光偷偷看他，他平和清润的目光里，藏着一寸一寸的秋波。

「你们在干什么？」

一转头，玉华长公主站在门口，眼含探究，笑意清浅。

「月儿的发上落了花瓣。」沈懿珩手一僵，施然收回手，从容不迫道。

玉华长公主笑了笑，没再说话，叫了一声五五，抱起猫走了。

「我也走了。」

我站着，目送他离开，撞见了他回头看我，四目相对时，他小小地笑了一下。

当晚玉华长公主派身边的刘嬷嬷来请我，说是有要事相商。

「嬷嬷，什么事啊？」

「老奴也不清楚，您跟我来就是了。」

刘嬷嬷把我送到祠堂，在外面关上了祠堂的门。

我心里腾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说，你到底有没有？」玉华长公主尖利的声音骤然响起。

「没有。」

「李家小姐哪里不好？王家小姐艳冠群芳，也入不了你的眼？忠勇侯府家的三小姐又怎么了？」

「她们都很好。」沈懿珩不卑不亢的声音传入耳中。

「不说是吧。」

说话声停了下来，响亮的「啪啪啪」声响了起来。

「有没有？」

「没有。我没有。」微弱坚定的反驳声断断续续响起，夹着痛苦的闷哼声。

我心头一窒，提着裙子往里边跑。

看见眼前景象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沈懿珩跪在地上，白色的袍子上全是深红的血迹。白袍被抽得裂了开来，露出一道一道的伤痕，他的背上早已是皮开肉绽，绽开的肉夹着血和汗与袍子紧紧粘在一起。

「明月，你等等，我先有事跟你哥哥说。」玉华长公主像没事人似的，执着黑皮鞭，满头大汗，眼睛却通红。

「母亲。」心中剧痛不已，我全身都在颤抖，我扑跪上去紧攥住了带血的鞭子，手里滑腻的液体和鞭子粗糙的触感融在一起，我的手心全是汗和他的血。

「母亲，您别打了。」

「没你的事，去一边待着。」沈懿珩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艰难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明月，我问你哥哥有没有违背祖宗规矩，他说他没有，你觉得他有吗？」

「他没有。」

玉华长公主话锋一转，有些急切地问：「明月，那你呢？你有没有？」

我拼命地摇头：「我没有。我没有。」

好像，我带给沈懿珩的从来都是伤害。

因为我，他受尽了折磨，因为我，他变得伤痕累累。

我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明月，你觉得哥哥好吗？」玉华长公主笑着看我。

「哥哥很好。」

「哥哥哪里好？」

「哪里都好。」

沈懿珩气喘吁吁道：「母亲，您这是干什么？您到底想问什么？」

「干什么，我要打死你这逆子。」她突然丢开了手里的鞭子，冲上去抽了沈懿珩一记响亮的耳光。

清脆的耳光声在空旷的祠堂里蔓延开来。

「明月，来，你继续说，你喜欢哥哥吗？」

「我不喜欢。」

「好，不错，真好。」她哈哈笑了两声，到我这里去捡她的鞭子。

「明月，去，远处待着，让我问问你哥哥。」

她扬起了手中的鞭子，眼看就要往沈懿珩身上落，我想也没想抱住了沈懿珩，鞭子抽在身上，我死死地咬着牙闭上了眼睛。

「混账，混账。」玉华长公主将我从沈懿珩身上揪了下去，一巴掌又呼在沈懿珩脸上，扇得他半个身子倒在了地上：「逆子，你到底有没有对你妹妹产生禽兽心思？」

沈懿珩沉默了，周遭的一切都静了下来，祠堂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在这煎熬的几秒钟内，脑中混混沌沌想了许多，我怕他在母亲面前承认，我怕他一旦说出口，一切就都完了。

「我没有。」沈懿珩忽然道：「我没有。」

我小小地松了一口气，我本来也不是他妹妹。

玉华长公主将我甩在地上，挥舞着鞭子又啪啪抽在了沈懿珩身上：「不说实话是吧？不说是吧？」

「母亲，我，我真的没有。」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祠堂的凉气很重，刺骨的凉慢慢渗入身体里。

我们已经说好了，他是哥哥，我是妹妹。可是，可是，还是变成这样了。

我垂着头抱住了长公主的腿：「母亲，哥哥没有喜欢我，我喜欢哥哥，全是我一厢情愿。」

22

沈懿珩昏了过去，刘嬷嬷进来带走了他。

祠堂里只剩下我和长公主两个人。

她坐在椅子里，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只顾着怔怔地掉眼泪：「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这样的小将军。明明是将军，却不粗鲁，行为举止儒雅斯文，像画卷上走出来的谪仙似的。」

「我当时也像你一样，喜欢一个这样的将军。我们互相喜欢，很快定下亲事。那时我觉得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姑娘。母后视我为珍宝，哥哥又疼爱我，马上就要嫁给我喜欢的人，我的人生再无烦恼了。然后，他突然要打仗了，想到他要去好久好久，我舍不得。我给他灌了一壶酒，把自己给了他。那一夜，我有了你哥哥。」

她一瞬不瞬地看着我，脸上的泪纵横交错，却笑着跟我说：「明月，你哥哥是我和郑将军的孩子，你和他，没有半分血缘关系。」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可是这个秘密于我来说，无关紧要。

血缘亲情四字，血缘不重要，重要的是亲情。

沈懿珩自小把沈明月当亲妹妹，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也是实实在在的亲情。

我知道的，他受不了这样的。这是死局，无法破解。

「母亲，你别告诉哥哥。」我回给玉华长公主一个笑：「你不会的对吗？你知道，哥哥很敬重父亲。」

「我不会告诉他。」她又流泪了，招了招手，叫我过去。

她把我抱进了怀里，轻轻摸我的头发：「你哥哥很好吧，我要是你，我或许也会喜欢他。你喜欢哥哥这不羞耻，喜欢哥哥也没有错。是我对不起你，我曾跟你说过，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就只有一件，就哥哥不行，只你哥哥，我不能给。」

她竟然告诉我，我喜欢哥哥没有错，她真的和沈懿珩一样温柔。

我被她抱着，热意在脸上四处游走：「母亲，对不起。」

「明月，回徽州吧。你祖父、祖母年纪都大了，你陪陪他们。大伯一家脾性很好，他们会照顾好你的。徽州山清水秀，男子也都斯文儒雅，找个喜欢的，也该嫁人了。」

「好，好。」

沈懿珩在床上躺了好几日，我是那样想去见他，可是我不敢。

我身上挨了一鞭子，红痕一天就掉了，不知道玉华长公主打了他多少下，才打得他血肉模糊。

我在收拾东西，又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带走的，索性也不收拾了。

我抱着五五去看沈懿珩，透过屏风看见他趴在床上看书，不知道看的什么。

「哥哥，你好些了吗？」

他突然趴着不动了，过了好半晌才低声开口，语气有些失落：「你中箭那时候也是天天这么趴着，我现在和你一样了。那时候就算你跟我生气，我也去看你，你怎么就不知道来看看我？我也会疼的。」

我抱着猫说不出话来。

他见我不说话又问：「明月，今天太阳很大吗，你为什么遮着脸。」

太阳不大，我只是怕他看见我这张脸，备受煎熬。

戴着幕离的话，是不是就不那么煎熬了。

「哥哥，我想要你的字帖，还有那个很难用的雕着梅花的砚台我也想要。」

「你要去哪里？」沈懿珩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穿着中衣，神态惶急跑了出来：「母亲要送你去哪里？」

「祖父、祖母年纪大了，母亲说，这段日子，让我去陪陪他们一阵。」

「一阵是多久？」

「半年吧。」

我微微侧了侧身，又看见了他脸颊上的小痣。

「你去休息吧，我自己去你书房拿了，不给我就去偷了。」

「我那字帖仅有一本极满意的，以后我还要留着当传家宝，你别弄脏了，回来的时候还要还给我。」

他不知道怎么了，说完之后，便自觉回了屋里，没有再和我说话。

隔着屏风，我看见他趴在床上的模糊轮廓，心像是被揪起来一般疼。

23

我收拾了许久，发现并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

最后一个丫鬟也没带，只准备把阿青带走，她会武功，也愿意跟着我。

只有长公主和我知道，我去徽州，不会再回来了。

丫鬟们这几日都调到别的地方当差了，我屋里只剩下阿青了。

这天晚上，我早早就洗漱好了，坐在铜镜前梳头发的时候，沈懿珩不知道为什么来了。

他鲜少进来内室，极自然地接过了梳子，是他不久前买给我的那把，上面描着芙蓉花。

他摸了摸我的头，开始给我梳头发，动作很是轻柔。

他站着，我坐着。

烛火在静寂的夜里跳动，将我们朦胧的影子放大了数倍，映在墙上，墙上的我们，很是亲密。

他手上动作不停，挑起一缕头发梳好，又挑起一缕：「明月，你不会回来了对吗？」

我没有说话，他自顾自地又开了口：「也好，也好。那里没人认识你，你便不用做月儿了，不用学月儿写字，不用学月儿的行为举止，你可以做你自己。」

「沈懿珩，对不起。」

「明月，对不起。」

他在透过昏黄的铜镜看我，铜镜里，我的脸上挂着两行泪痕。

「明月，对不起，我就只能是哥哥。你要找个好人，能逗你开心的那种，那样就不用老是哭了。」

「好，你也是，听母亲的话，找一个知书达理，性情娴雅的姑娘。我骗了你，你穿月白色的衣服很好看，以后你母亲给你相看姑娘的时候，你也要穿上那样的衣服，姑娘们一定都羞红脸了。」

他笑了笑，铜镜里的他，脸上也挂着两行泪痕。

第二天一早，众人在府门口送我，柳树已是浓绿，漫天飞絮好像就要迷乱人的眼睛。

柳本是「留」的意思，可我要在这个时节离开了。

沈懿珩抱着猫站着，玉华长公主和沈尚书依次抱了抱我。

我要从京城到徽州，途径许多座山，许多条河。每天行几十里路，大约快两个月就到了。

隔着万水千山，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马车吱吱呀呀走在路上，我靠在马车里忍不住泪流满面。

马车走了三里地的时候，沈懿珩突然骑着马追了上来，他身下棕青色的马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而他骑在马上，一掀车帘红着眼朝我笑：「明月。」

沈懿珩怎么来了？他来干什么？

这一刻，我什么都不想问了，只顾直直地盯着他看，生怕一眨眼，他就不见了。

我咧开嘴笑，笑着笑着却红了眼圈。

第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坐在空旷的土路上，看落日弥漫成大片大片的橘色。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起，看了看初升的朝阳。

然后，在路上，我看着他骑着马，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树林。

第三日，半下午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座香火旺盛的观音庙。

「哥哥，你到底来干什么？你什么时候走？」我没忍住问出了口。

他拿了一片树叶放在手心端详：「我也不知道，再等等吧。」

我放下心来，我们一起去拜观音。

我跪在莲座上闭上眼虔诚地朝观音许愿，再一睁眼，他就不见了。

再也找不着了。

他回家了。

我，我再也不想拜观音了。

24

过了四十八天，我才到了徽州。

青山为背，碧水衬底，山水秀美与书香之气巧妙地融合在这幅水墨丹青之中。

街道不很宽阔，街道旁的青河上有身穿粗布衣衫船夫奋力划着桨，船上是塞着红布的大酒桶。

河边的柳树轻摆着腰肢，初夏带着湿意的热风暖融融地拍在我的脸上。

日近午时，街上行人三三两两，有人坐在柳树下摇着蒲扇晒太阳，小孩子在家门口端着碗吸溜吸溜吃面，两个老者在石桌上凝神对弈，旁边围了几个人，对着棋盘指指点点。

沈府的众人到门口迎我，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真心实意的笑容。

大伯家人口简单，四个孩子，大姐嫁到了扬州，二哥在京城读书，家中只剩下十五岁的三妹妹和七岁的弟弟。

我的院子距祖父、祖母的院子很近，闲来无事，我常陪祖母去寺庙烧香，抄经礼佛。

她是个很风趣幽默的老太太，总是跟我说，我打扮得太素静了，不好看。还总告诫我，要我穿得鲜亮一些。

我手上一直戴着的红玛瑙手串就是祖母送的，她见我一直戴着，高兴地又送了我好几条。

三妹妹名唤沈云柔，性格和婉，我跟着她学绣花，也跟着她偷偷去画舫里喝过酒，还在她的胁迫下跟着她和一个红着脸的公子到河边看了看新荷，当了一下午的大灯泡。

有一日，我和云柔到茶馆听说书时，说书先生说，太子密谋毒害靖王，业已被废。

听到这些称谓时，我有片刻的怔愣，曾经很熟悉的人名字从别人的耳中说出来，难免有些怅惘。

过去发生的一切好像一场大梦，如今京城里的人和事再与我无关了。

我照常跟着云柔绣花，八月的时候已经能绣出一朵芙蓉了。

「明月姐姐，你觉得我上次带你见那个人怎么样啊。」

我取了浅粉的丝线绣着芙蓉花瓣，有些好笑：「他腰间的荷包不是你绣的？」

「你，你讨厌。」云柔红着脸小声咕哝：「女孩子的心思你怎么能当众戳破呢！」

云柔满眼都是星星，叽叽喳喳同我说开了：「你别看他老是脸红，其实他人很聪明，生意也做得可好了。以前他和我哥哥一起读书，后来他父亲病逝了，他才不得已成了布商，周氏就是他的产业。你说，我爹会同意让我嫁给他吗？他毕竟是个商人。」

「会的，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你，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真的吗？那就太好了。明月姐姐，那你呢？你在京城那么多年，有没有喜欢的人啊？」云柔眼里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我拿着针的手一顿，低声道：「有吧。」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吧是什么意思？」

我微微思考了一会：「有吧，是早知如此，宁愿没有的意思。」

「啊，他不喜欢你吗？怎么会这样？」云柔一脸担忧地将针从我的手上拿开，将我的手握住，满脸认真地看着我说：「明月姐姐，没关系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向前看。你肯定会遇见很喜欢很喜欢你的人。」

我心说，我已经遇见了。

景泽跟我说过，他喜欢我，他喜欢的是沈明月长相，唯有沈明月叫他一见倾心。

景昭说，他很珍惜我，他想娶我为妻。他曾经想娶的人是沈明月，也不是我。

有个人却说，他喜欢我，就算我又蠢又笨又爱哭，他也喜欢。

我到现在都不懂，我究竟有哪一点值得他喜欢，我除了他妹妹好看的外貌，一无是处。

云柔伸出胳膊抱了抱我，轻轻摸了摸我的眼角：「没关系，我们徽州人杰地灵，也有好多俊俏的公子。等下次陪祖母去静安寺礼佛，我们一定要去那棵挂满红绳的树下许愿，那棵树很灵很灵的，今年你一定能遇到一个喜欢你的公子。」

正此时，经久不绝的钟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丧钟响，山陵崩，皇帝驾崩了。

过了半月，茶馆里说书先生的故事又换了一茬了。

「新帝登基后，大赦天下，减免赋税。新帝仁孝，设两宫太后，使其颐养天年。

先帝驾崩前，今上已同平西将军郑义之女定下婚约。因先帝病重，婚事未能如期举行。今天登基后，后位空悬，众臣在朝堂上进谏，命其遵先皇遗命，将平西将军之女迎入宫中，立其为后。」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说书先生往人群中探了探头，卖起了关子。

「你倒是快点说说——」

「先帝赐婚，难不成今上还能不遵吗，这还能有什么——」

说书先生一拍惊堂木，晃着头道：「你还真说对了，圣上并未立后，只是将平西将军郑义之女迎入宫中，奉为贤妃。」

人群中发出了几丝微不可闻的吸气声。

25

初秋的天气偶会遇雨，雨点吧嗒吧嗒地打在窗外的芭蕉上，我透过窗户向外看，整个院子都雾蒙蒙的，泛着白气。

我坐在窗前听了一会落雨声，一阵困意袭来，遂放下毛笔，收起字帖，趴在桌上小憩。

「明月，你一向这么多话吗？五五现在好肥。明月，我给你当一辈子的哥哥好不好？明月，我只能是哥哥。」

浅浅一梦，醒来，满袖子都是眼泪。

阿青进来唤我：「小姐，前厅来人了，大老爷让您去一趟。」

我迷迷糊糊地拿起门边竖着的油纸伞，朝着前厅去了。

谁还会记得我呢？我哪有什么旧识？

是不是梦还没醒，哥哥来看我了？

两排侍卫肃着脸站了两排，景昭站在廊下，隔着雨幕遥遥对我笑：「月儿，我来接你了。」

笑意在他脸上舒展开来，他整个人说不出的轻松慵懒。

我大骇，怔在当场，一动也没动。

哥哥没了，是景昭啊。

他撑着油纸伞从廊下朝我走过来，步履缓慢又坚定：「月儿，我来接你回去当我的皇后。」

「为什么？」我不解地望着他，压低了声音道：「我同你说过我不喜欢你。」

「月儿，以前我们都身不由己，现在都好了。」

「皇上请回吧。」

「月儿。」景昭攥住了我的手，将我拉到他的伞下，我撑着的油纸伞被他扔出去老远：「月儿，我不敢见你，不敢给你期望。如今我是皇帝了，我再也不用受人掣肘了。」

「我不愿意。」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推开他：「我在这里生活，真的挺开心的，我不想再回京城了。」

「为什么要这样？就因为郑黛吗？可那婚事是父皇定下的，我没有办法。这次来，一定要带你离开。你，我势在必得。」

景昭扔了油纸伞，冰凉的手指摸上了我的脸颊：「月儿，你只能是我的。」

「你何必强求呢？」

「你在口是心非是不是？为什么？现在我是皇上了，月儿，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你怎么就是听不懂呢，我说了我不喜欢你。」

「够了。」景昭冲上来扛起我就走：「我们这就回京。」

「皇上，不可啊。」大伯父领着大伯母和云柔从堂上跑了出来。

「小姐。」阿青不知从哪里飞了出来，跨过侍卫就要往我们这里来，很快被几个侍卫围住，刀光剑影在我眼前闪过。

雨下的很大，我觉得很冷。

「景昭，你放我下来吧，我跟你回去。」

我总是觉得，等我将哥哥忘了以后，我会在徽州找一个斯文儒雅的公子。等我们相互喜欢以后，我就嫁给他，我还是可以有很好很好的一生。

如果我忘不了哥哥，我就在大伯家陪着祖母礼礼佛，跟着云柔绣绣花，我还是可以有很好很好的一生。

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我把阿青留在了徽州，带着哥哥的字帖、梅花砚台，和那把檀香木的梳子离开了。

「月儿，你为什么要去徽州呢？」景昭站在船上问我。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来，讷讷道：「不想在京城待着了。」

「为什么？」景昭逼问:「不是因为我吗？因为我要娶郑黛，伤了你的心了。」

「不是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明明以前，你心里是有我的。这段时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抿着唇笑了笑，顾左右而言他：「我父亲、母亲答应了吗？你这么将我带回去，他们同意了吗？」

景昭表情微滞，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姑母以前一直想将你嫁给我，她想让你做我的妻子。」

夜间行船，风在耳边呼呼吹过，吹得我落下泪来：景昭，我真的真的不想入宫，我不想跟进宫，我不想当皇后。」

「那些臣子在朝堂上逼我迎郑黛为后，我花费了多少力气才力排众议，求了一个折中。我想见你，借着南巡的名义，迫不及待地想接你回去，我要让你做我名正言顺的妻子。月儿，你到底在抗拒什么？大业未成之际，我不敢给你期望，如今天下已定，你不愿意同我一起看这大好河山吗？」

「我很珍惜你。你曾同我说，贸然成婚不仅对别人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现在，我想对自己负责，也想对你负责。」景昭上前两步，想握我的手。

我退了两步，急忙避开了。

他顿了一下，僵硬地收回手，神色黯然：「你究竟是怎么了？明明你身边并没有出现别的男人。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你不承认了？是因为我如今是帝王了吗？月儿，你到底怎么了？」

26

景昭将我安置在了靖王府，他让我睡在他以前睡过的房间里。

他说，等他选一个黄道吉日，他要风风光光地将我接进皇宫。

他认定了我是因为郑黛的事情同他生气。

我们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起话来犹如鸡同鸭讲，无法顺畅交流。

他变相地将我软禁在了靖王府，进出不能。

我隐隐约约明白了，或许是景昭试探过玉华长公主的意思，玉华长公主不会同意我进宫，所以他要这样。

他还要干什么呢？

我坐在铜镜前一遍又一遍地梳头发，握着梳子，摸着上面深深浅浅花纹时，我在思考，我的以后。

这日，我在屋里聚精会神地描字的时候，门突然开了。

握着笔的手不住地颤抖，我愣愣地盯着门口，再不敢眨眼睛。

他穿了一袭月白色的衣裳，身上好几大片飞溅的血液，脸上一道斜着的血迹，从左额角到直到右眼角，将整张脸分成诡异的两半。他却好似恍然未觉，只顾失了神地盯着我看，右手中悬着的长剑还在吧嗒吧嗒往下滴血。

半晌，他突然绽开一个大大的笑，扔了剑，朝我伸出满是鲜血的右手：「明月，我们回家。」

距离我们分开，已经有一百九十一天。

我本以为，我就快要将他忘了，可是此刻看见他，我才惊觉，脑海里他的面容，一直一直很清晰。

我上前小心翼翼地摸住了他的手指，用我的袖子仔细地给他擦手。

他没说话，静静地看着我，一抿嘴，露出一个浅浅的笑。

我看着袖子上的血迹，心脏一阵痉挛，声音也哽咽了：「可是，可是，我答应了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顺手握住了我的手：「没关系，有我在，我们这就回去。」

我扯开了他的手，拽住了他的袖子。

这样，才符合我们的身份。

阳光很好，我假装没有看见墙上四溅的血和地上横着的尸体。

他的剑是用来杀坏人，杀敌人的。

因为我，他的剑上染上了无辜者的血液。

「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景昭不是不让大伯告诉你们吗？」

「阿青偷跑回来说的。」

「母亲同意我回家吗？她，她会怪我吗？」

「不会。」

「我的字写得和你一样好了，我还会绣花了，我现在绣得很好了。」

「明月，你还是这么多话——」

我看着沈懿珩的脸，眼泪决堤一样往外流，口齿不清只说出一句：「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真的没关系。」

我扯着沈懿珩的袖子，没敢跟他说，我有点想他，没有很多，只有一点点。

我想说，这半年里，我自己也活得很好，很开心、很惬意。

我还想问他，现在该怎么办呢？景昭是皇帝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可他就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问了。

到沈府门口的时候，我心里一个咯噔，刹那间忘记了呼吸——景昭的銮驾赫然在门口停着。

景昭穿着龙袍和长公主站在一簇菊花面前赏菊，见我们进来，转过头看着我们笑：「懿珩，你这是去干什么了？衣服上全是血，多不吉利。」

我怔住了，拽着沈懿珩袖子的手无力地垂落了下去，他为什么正好在？

「月儿，朕来和姑母商量商量，后日这个日子好吗？你出嫁毕竟还是要从家里走的，从靖王府嫁到宫中多不像话？」

他好云淡风轻，就好像，他根本没有把我禁在靖王府，就好像，他早知道沈懿珩会去救我。

「皇上，您明知道，明月对您无意，您何必强求。」沈懿珩很是平静地看着景昭，不卑不亢道。

景昭突然笑起来，额角青筋暴起，声音由低到高，逐渐吼起来：「对朕无意，莫非对你有意吗？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景昭的视线移到我的脸上，收敛了情绪，朝我招招手：「月儿，你猜猜这些日子，朕查到了什么，朕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

说罢，他神秘莫测地看了长公主一眼：「这个秘密，姑母可没告诉过别人吧。」

长公主的眼神中流露出哀伤的神色，她第一次在景昭面前这么没有底气。

她走过来将我搂在怀里，嗤笑一声，声音虽微微发颤，神色却毫不畏惧：「陛下若愿意讲，只管向外宣扬，昭告天下也可。」

「昭告天下？昭什么？告诉天下，沈尚书的一双儿女乱——」

「陛下慎言。」玉华长公主几乎不能控制自己，脸色涨红，搂着我的胳膊甚至都在颤抖：「陛下方才要说的，可不是这一件。」

「陛下到底想说什么？不妨一次说个明白。」沈懿珩挡在了我和长公主的面前，眼里闪着无法遏制的怒火：「陛下到底要同我母亲和妹妹说什么？」

「你们如此激动做什么，朕今日是来同姑母商量，朕同月儿的婚期的，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紧张？」

我突然明白了。

我明白得太迟了。

原来他最近都在查我吗？原来他的执念就这么深吗？

他今天好像特意在这里等我一样，原来是这样，我什么都明白了，景昭说的话，我什么都明白了。

一种悲凉感自心底升腾起来，如洪水一般席卷了全身。我推开了玉华长公主，一步一步走到了景昭面前，试探着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甚至还笑了笑：「我愿意，我愿意给你当皇后，我想嫁给你了，不要再说了。」

「明月——」玉华长公主和沈懿珩的急急的叫喊声同时响起。

景昭搂住了我，当着玉华长公主和沈懿珩的面亲了亲我的额头：「月儿，你真不乖，皇后不能给你了，你便做良妃吧。」

说完，他挑衅般地看了沈懿珩一眼，指着他问我：「新帝登基，边境不稳。今日哥哥的身手你也见识了，让哥哥去替我们守着边境好不好？」

「能不能不要？能不能，不要？」

景昭的指肚轻柔地滑过我的眼尾：「那你想朕把哪件事宣扬得众人皆知？」

他俯在我耳边低语，姿态很是亲昵，眼神却直勾勾盯着沈懿珩看：「你选一个好不好？说你哥哥是姑母同郑将军的孽种，还是说沈尚书的一双儿女背地里败坏人伦……」

「别这样看着我。」景昭轻轻摩挲着我的脸，俯下身来亲我的嘴唇：「月儿，你哭起来不好看。」

他是皇上了，他可以主宰一切了。

我还想，为何沈懿珩能轻而易举地从靖王府将我救出来。

原来，景昭都设计好了。

沈懿珩骤然扯过了我，声音嘶哑：「我去守边，我会离开京城。烦请陛下，好好照顾我的，我的妹妹。」

27

嫁衣送过来了，鲜红的嫁衣上绣着栩栩如生的凤凰，与之一起送来的，还有封我为良妃的圣旨。

中午的太阳很热，我坐在廊下晒太阳，舒服地眯上了眼睛，五五温顺地窝在我的肚子上，很乖。

沈懿珩来了，他也闭着眼睛，靠着栏杆晒太阳。

太阳真暖和，真的很暖和，尽管已是十月了。

「明月，你本来长什么样子？」

「我本来，不怎么好看，扔在人海中都认不出来。」

「我也不怎么好看。」沈懿珩闭着眼睛，声音轻很低：「我也是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

我鼻头发酸，坐直了身子，轻轻晃了晃他：「哥哥，你为我画一幅画吧。」

我们俩坐在石桌上，拿着毛笔画画。

可是啊，沈懿珩不会画画，他画了很久什么也画不出来。

巧的是，我也不会画画。

两人拿着毛笔，急红了眼眶，也没能画出来些能给人看的东西。

「我瓜子脸，眼睛不大也不小，双眼皮是扇形的，鼻子不高也不塌，嘴巴最好看，整张脸只有鼻子上长了一颗痣。」我对着他傻笑，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掉下来：「我们不要再画了。」

我总以为他无所不能，万般皆好。后来慢慢，我发现，他也有诸多无奈、诸多无力，偶尔有些幼稚，在某些瞬间又有些傻乎乎的，他也是个不那么普通的普通人。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形象。

在我二十二年的生命中，曾出现过很多很多男孩，我最喜欢沈懿珩。

准确来说，我只喜欢沈懿珩。

可是，我只能是他的妹妹。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万一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或许，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可是，我希望我喜欢的男孩子骄傲明媚地活着，我希望他永远是骑在马背上意气风发的小将军。他不想让他被人指指点点，我不想让他经受流言蜚语。

这种万一，我不想让它发生。

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自己，我想让他和我在一起吗？

我大约很想很想，却又不想。

我不想用他妹妹的脸和他在一起，即使他同月儿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我怕有一天，月儿突然回来了，那时候，他和月儿都会疯掉的吧。

我首先得是月儿，然后才能是我自己呀。

要不等月儿回来的时候，我把她的一生都给毁了。

「我说过我会保护你，可是，最后将你送入深渊的人，竟然是我。」沈懿珩的毛笔乍然倒了下来，两滴水吧嗒一声落下来，打湿了宣纸。

猫跳到了他身上，他抱着五五，温柔地注视着它：「我食言了，我不能保护你了。别再想着我了，以后会有人保护你、会有人爱你。」

我静静地听他和小猫说话，没有开口打扰。

没关系的，一个人，我也可以的。

这几天，我们故意没有提起不开心的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了很多话。

我曾经同沈懿珩说，他要成为背着我上花轿的那种哥哥。

现在，这一天来了。

繁复厚重的大红色嫁衣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沈懿珩背着我在庭院中走得很慢，我把脸贴在他的背上，眼泪流进了他的脖子里。

「哥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也是，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还会再见吗？」

「会的。」

「要等到什么时候？」

「很快，很快……」

我知道他在骗我，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宫墙深深，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了。

一片锣鼓喧天，唢呐劲鸣中，我坐上了花轿。

轿子吱吱悠悠走起来来的时候，我看着满身的红，心像是被戳了一个口子，风呼呼啦啦地吹进来，伤痕累累的一颗心，再也不会疼痛了。

我没敢从轿子里张望他的背影，我怕再看一眼，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他了。

宫门在我身后缓缓闭上，厚重苍凉的关门声传来，含在眼眶中的眼泪直直落了下来，顷刻溢了满脸。

28

景昭在揽月宫等我，一掀盖头，见我满脸泪痕地注视着他，紧蹙着眉头道：「我只是想让你接受我，我只是想让你爱我，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见我不说话，景昭生起气来，腾地站起身来，将红盖头狠狠掷在地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嫁给我，就让你这么难过吗？既然如此，当初你为何要撩拨我？」

看着景昭脸上的神情，万语千言哽在喉间，叫我说不出话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他是你哥哥啊？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景昭步步紧逼，用力捏住了我的下巴，逼我与他对视：「从什么时候起，从什么时候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下巴被他捏得隐隐作痛，眼泪不受控制往下掉：「不是这样的，月儿一直都是喜欢你的……」

景昭啊，你可真是个傻子，你连月儿都认不出来，还说什么喜欢呢。

「你到底是因为喜欢我才要娶我，还是因为，你根本就是喜欢你得不到的东西？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吗？你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吗？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花吗？你说你爱我，你究竟爱我什么呢？你说不出来，因为你根本就是活在你爱我的想象里。」

「原来你竟是这么想我的。」景昭气得笑了出来，脖子上的经脉抖抖地立起来，掐在我脸上的手指也在微微发颤，他怒得低吼了起来：「究竟是因为这些，还是因为你的肮脏龌龊心思，你自己心里有数，朕说出来都嫌脏。」

说罢，他骤然甩开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叫宫女进来将床铺上的花生、红枣、桂圆、莲子收拾起来，然后脱去了大红色绣着凤凰的喜袍。

那喜袍，与景昭今夜的红衣极为相衬。

我想起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命人给我送了一碗红糖姜水。

他登基后，竟敢放下一切，到徽州去接我回来。

他纵然生气，还是送去了只有皇后才能穿的正红凤袍。

揽月宫的一应布置，也看得出来废了极大的心思。

可是，我不是月儿，我受不起他的情谊。

这夜，我坐在床边愣愣地睁着眼睛，任眼泪不断地砸下来。

我觉得，是命运捉弄了我，我的心思既不肮脏，也不龌龊。

以前在我屋里伺候的丫鬟青霜和兰佩陪着我进了宫，她们道：「娘娘，时辰不早了，早些安歇吧。」

娘娘。

我如今是良妃娘娘了。

翌日晨起，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我还有些恍惚。愣了许久才发觉，原来，我昨日已经嫁人了。

我带着兰佩去给皇太后请安。

太后端坐在凤椅上，满头的珠翠和华美的锦袍将以前那个柔美婉约的丽妃变成了威严沉稳、不怒自威的皇太后。

「良妃既已入宫，往后便要安分守己，尽心服侍皇帝，切不可恃宠生娇，乱了后宫秩序。」皇太后俯视着我，如此说道。

我跪在地上，应声答是。推己及人，我若是皇太后，我也不会喜欢像我这样的儿媳。

我在她眼中大约就是勾着景昭放下大业、亲下江南的祸水吧。

很多事都变了，位置不同了，有些关系也变了。就比如，景昭还是靖王的时候，丽妃见我的时候，也会柔柔地朝我笑笑。如今她对我，只剩下安分守己可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正如每天的月亮，各有圆缺。

「后宫凤印现由贤妃暂代，以后，良妃若有什么，便向贤妃禀告吧。」太后端起茶盏朝着我和郑黛道：「哀家乏了，你们二人都退下吧。」

我和郑黛相携出了慈安宫，以前我并未这般近距离地和她接触过，如今一看，她的眼睛长得真的和沈懿珩的好像啊，是真的像，又黑又亮的眼睛中像是藏着整条星河。

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亲兄妹。

「你怎么了？」郑黛侧着头看我，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你别放在心上，我刚入宫的时候，太后也是这般嘱咐我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怎么也抑制不住眼底氤氲的湿意，良久，我才抚了抚胸口道：「我没事，只是，只是有些想家。」

29

这日，我坐在御花园的秋千上，望着天空的鸟儿出神。郑黛不知从哪回来，见到我一愣，然后问：「你哥哥今天离京，你没去送他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沈懿珩什么时候离京。

原来，竟然是今日吗？

我慌忙站了起来，想到此时已是半上午，又颓然坐回了秋千上，有什么用呢？他已经走了吧。

就算他没走，我也不可能有机会送一送他。

我和他之间相识一场，到最后，也只剩下山水不相逢。

我心神恍惚地回了宫，钻进被子里哭湿了被角。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我又开始写字。

字帖首页前三个字是他的名字——沈懿珩。

我写了很多遍，哪一撇要长了好看，哪一竖要顿一下在再写，一笔一划好像深深刻在了脑海里，每一笔都异常清晰。

从徽州到现在，我自己描了五本字帖了，只是，不知道今生还有没有机会能给他看一看，看看他能不能分清，哪一本是他的传家宝。

第一场雪簌簌落下的时候，礼部以后位空悬，后宫不稳为由，祈请景昭早日立后。

当时宫中只郑黛和我位居妃位，朝堂上为立后之事争吵不休。离奇的是，只是言官在争吵，沈尚书的人和郑将军的势力都未推波助澜。

吵了许多天景昭也未表态。

我向来不管这些事，只管听着雪落声，在屋子里写字，谁知，景昭会突然来看我。

他站在门口笑问：「月儿，进来朝臣请朕立后之事，你听说了吗？」

我点了点头。

他笑着对我说：「皇后不能是你。」

我连眼皮都懒得抬起，手上动作不停，照旧临摹着字帖。

注意到我毫不在意的表情，他的笑僵在脸上。看见我的动作后，他更是怒火中烧，朝我走过来，一把拽过字帖撕了个粉碎：「沈明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龌龊心思。你不是不在意皇后之位吗，朕偏要给你，这辈子你都别想摆脱朕！」

我实在不知该摆出什么表情，只好朝着他笑了笑。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景昭踉跄了两步，拳头握得死紧，眼底的痛苦之色漫了出来，却仍端着帝王之姿，咬着牙威胁：「月儿，这是最后一次，你知道我的！」

景昭走了之后，我蹲在地上一片一片捡起了破碎的小纸片。

哥哥的传家宝没了。

不过，我还有好多仿制品，我也和他写得一样好了。

我将一地碎屑投进了炭炉里，看着碎屑洒在炭上，慢慢变红燃气来，又烧成灰白，最后，了无痕迹。

第二日，封后的圣旨就到了揽月宫。

我不想做皇后，我担不起天下万民，担不起国母的责任。

我很惶恐，我很害怕，我真的不配。

我是个极其普通、平凡至极的人，我何德何能，我是真的不配。

我也不想与景昭生同衾，死同穴。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景昭很好，还很爱我，我还要怎样呢？我还想怎么样呢？

七日后的册封礼上，我身着华服翟衣，一步一步朝景昭走了过去。

景昭将手伸了过来，握住了我的手，牵着我上了台阶，一起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我成了他的皇后。

晚上就寝时，景昭醉醺醺地闯入了我的寝宫，带着满身酒气，将浑身的重量压在了我的身上，急切濡湿的唇贴了上来。

「景昭，你放开我，你干什么？」

他双目发红，死死扳着我的肩膀，眼中弥漫着雾气：「只有你敢这么叫我，只有你，明明我就在你的眼前，月儿，你为什么不看看我？」

「算了，我不想听。」他欺身上来，将我扑倒在床上，一边将我的衣服往外拉扯，一边堵住我的嘴唇，任凭我怎么挣扎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躺在床上，挣扎着挣扎着，突然就颤抖了起来，我剧烈地震颤着，双臂挡在裸露的胸前，眼泪在脸上四处游走。

景昭错愕地停了下来。

我奋力地推他，推着推着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歇斯底里地嘶吼着：「当初，你哥哥当初也是这么对我的，你也要这样，你们都一样，你们都一样.....」

景昭突然慌了神，手忙脚乱给我套上他亲手撕扯下来的衣服，口中结结巴巴地重复：「月儿，对不起，对不起.....」

他踉踉跄跄下了床，飞一般地逃离了我的寝宫。

我坐地上抱着被子流眼泪的时候，他又回来了，用满是鲜血的手给我擦眼泪：「月儿，对不起，王皇后我已经替你杀了，那个毒妇以前敢那样下药害你，我都不知道。我亲手杀了她，现在好了，现在都好了。以后没人欺负我们了。」

景昭像是对待易碎的宝物一般，轻轻将我拥进怀里，小心地拍我的背：「月儿，你还记得吗？一年前这时候，你为我挡箭，差点离我而去……」

「以后我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我们以后好好的好不好？」

那个人以前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或许是景昭说这话的时候，哀伤无助的语气和他太像了。

我说不出拒绝。

「好。」寂静的夜里，我听见自己这么说道。

我想，我是可以和景昭好好相处的。

30

年节将至，雪下得很大，听说西北也下了很大很大的雪。

我在屋里烧香拜佛，希望，边地风大雪大，别冻坏了沈懿珩的脸颊。

希望，希望，也没什么希望了。

或许是这几日抄经抄得有些晚，我受了凉生病了，整日恍恍惚惚地做梦。

郑黛来屋里看我，那时我还没梳头。

兰佩将我扶坐起来，执着梳子给我梳头。

如今我和郑黛的关系有些尴尬，本来她是钦定的靖王妃，皇后之位也是她的。

现在她的一切都被我抢走了，她还来会看我，不愧是女主，她真的好善良啊。

只是，她现在都称呼我为娘娘了，我刚进宫的时候，她还你啊我啊地同我说话。

郑黛不知说些什么，没话找话道：「娘娘这把梳子倒是挺别致的。」

我看着梳子上的芙蓉花纹一愣：「你不是也有一把一样的吗？你弟弟出去时特意给你买的。」

郑黛捂着嘴笑了：「娘娘说笑了，臣妾内弟一向顽劣，粗枝大叶惯了，哪里能做出如此体贴之事。」

好像是很久的事了。

沈懿珩对我说，他说他和郑宣出去，路遇了卖梳子的老翁，见郑宣给他姐姐买了一把，遂也给母亲和我买了一把。

原来是骗我的吗？

原来竟然是骗我的。

郑黛走了之后，我突然生出一股恍如隔世之感。

这本书原是叫《皇后风华绝代》，可现在，景昭的皇后换了个人。

郑黛本是女主角的，她那么好，可是，一切都被我抢了。

月儿如果成了景昭的皇后，她一定很开心吧。

谁能想到，最后我占着月儿的身子，活成了她在书中的样子。

书中的景泽对月儿情深意切，月儿却不爱他。

如今，何尝不是这样？

一种疲累的感觉席卷了全身，我忽然觉得累了，是真的累了。

明明什么也没干，却好像已经精疲力尽了。

明明我现在过得已经很好很好了，景昭对我很好，我也是皇后了。

或许是生病了，才会如此矫揉造作，我真的觉得好难过啊。

我想家了，很想很想。

我是猝死才来了这里，我回去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活。

恍恍惚惚，我又想起了那年玉华长公主从安国寺请来做法事的法师们，想起了空智大师。

晚上景昭来看我的时候，我同景昭说：「二月二，依照惯例，是要去安国寺为国祈福的吧？」

他端着药，坐在了床边，点了点头道：「先喝药吧，还有日子呢，不急着想这些琐事。」

我唤了他一声，拽了拽他的袖子：「景昭，我昨晚梦见我祖母了，我在徽州的时候时常陪她礼佛的。等过了新年，我能不能先去安国寺一趟？入宫以来，我一次也没能出去过。」

「好，等你好了，我陪你去。」

「你最近这么忙，哪里有时间陪我去？」我衡量着说：「再说，我若让你同我去，未免太过兴师动众，母后那边.....你给我派两队侍卫就行。」

景昭终于点了点头。

大年初八那日，马车摇摇晃晃停在了安国寺。

我跪在佛前双手合十，双目紧闭，却不知道求些什么，总归，我求什么，佛祖也不会实现我的愿望。

到后山参拜时，果然遇上了眉心长着红痣的空智大师。

「施主在找贫僧？」他还是那副云淡风轻、与世无争的样子，朝着我阿弥陀佛。

我朝他颔首「大师可还记得我吗？」

「如此诡谲之事，贫僧也是第一次见，难以忘怀。」

我和空智大师站在后山一棵光秃秃的树下，不等我再问，他便面无表情先开了口：「你占了她人气运，坏了她人命格，难解，难解。」

「大师，那可有什么挽回的余地吗？」

空智大师不悲不喜地摇了摇头。

「那，那我又该去往何处？我本身又该如何回来？」

「施主，事已至此，不可强求。」

「若是我非要强求呢？」

「魂归虚无或是再无归处，归途何处，贫僧不知。」那空智大师低垂着眼眸，神色淡淡，又开始阿弥陀佛起来。

「我扪心自问，平生未做过一件错事，不知我佛可否渡我？」

「施主可想好了？」

「想好了。」

「下一次相见时，贫僧愿尽力一试。」

乘着马车回宫时，「魂归虚无、再无归处」这四个字在脑海里过了数遍，我抱紧了自己，忽然有些怕了。

31

月亮映在池子里，被轻轻起伏的水面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光。

我出神地看了一会，月光真好看啊。

现在的沈明月，就是这水里的月，是镜花水月的月。

景昭不知怎么也走到了千鲤池，他好像很累了，掩住嘴巴打了个哈欠：「月儿，你今日去安国寺礼佛，还好吗？」

「挺好的。」

「那就好，你早些休息吧，我还要回去批折子。」

宫人们提着宫灯，尾随着景昭走了。

我凝望景昭的背影良久，忽然不害怕了。

月儿若是能回来的话，那便太好了。

那样的话，大家都开心了。

我占了月儿的身体好久了，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开始修复同景昭的关系，有时去潜渊殿看看他，给他送些点心，有时让人请他来我宫里吃饭。

我想等我走了以后，他和月儿能好好的。

二月初一的晚上，想着明日，我忍不住发抖。

我坐在铜镜前梳头发，想转移转移注意力，梳着梳着竟然又害怕了。

眼泪流了出来，我真是个胆小鬼啊。

刚拭去眼泪时，景昭来了，他最近真的对我很好，自从做出这幅姿态后，他送了我一匣子的珠钗首饰了。

他很是自然地接过了我的梳子，抚着我的头发轻轻地梳，嘴唇张张合合几次，欲言又止试探着问：「月儿，今晚我可以留下来吗？」

我看着他给我梳头发的样子，倏然有些错乱，以前也有人这样给我梳过头发的。

景昭慌乱地放下梳子，伸出指肚给我擦眼泪，口中喃喃：「月儿，你别哭，对不起，上次我吓到你了，我这就走。」

我回身拽住了他的手，抬起泪眼仰望着他：「景昭，从始至终，我真的真的只喜欢过你一个人。我从小就喜欢你，喜欢了很多年，你老对我爱搭不理的，我还是喜欢你。后来景泽对我做了那种事，再后来，你要娶别人了。我只是不想喜欢你了，谁知道，你还胡乱猜测揣摩，误会我和我哥哥，还说我心思肮

脏。我对你存着气，本是不想理你的。可是，我发现，我还是喜欢你，我就只喜欢过你，你信不信啊？」

我骗了他，我从来都没喜欢过他。但我也不算骗他，月儿确实是这么喜欢他的。

景昭满脸错愕，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看，眼睛里焕发出明亮的光，声音却抖了：「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

他坚定地拥住了我，将我的头靠在他的腹部，轻轻地摸我的头发，又伸出手指在我脸上摩挲，带着些小心和雀跃问：「那我今晚可以留下了吗？」

我摇了摇头，将他推远了些：「明日还要去安国寺。明天晚上你再来好吗？明天以后，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我，我就陪你躺着也不行吗？」景昭上前握紧了我的手，十分诚恳地保证：「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做的。」

我推着他，直直把他推了出去，啪地一声关上了门：「都说了明天以后都可以，你真烦人。」

我听见了景昭在窗户外低低的笑声。

原来，谈起恋爱的景昭这么可爱啊，都怪我。

我坐回了铜镜前，就着昏黄的光端详着这把刻着芙蓉花的梳子。

沈懿珩的字帖传家宝被景昭撕碎了。

那方并不好用的梅花砚台我也还给沈懿珩了，太难用了，当初我就不该要的。

这把梳子我也不想要了。

翌日早晨，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着安国寺进发。

景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还总问我：「月儿，你的手怎么这么凉，上次风寒没好全吗？」

他牵着我一级一级上了安国寺的台阶，到主殿进香祈福。

住持带着众人到偏殿参观时，我看景昭跟在皇太后和郑黛身边，便告诉了他身旁的内侍，借着如厕的理由，出了宫殿。

回头的时候，在殿内的地板上，只看见景昭明黄色龙袍的一角。

赶到后山的时候，空智大师正闭着眼坐在一块大石上，看样子不像在等人。

我心中暗想，他会不会不记得了啊？

正胡思乱想时，他突然睁开了眼睛：「来了？」

「来了。」

「真的想好了。」

「真的想好了。」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真的好害怕。

「施主可以离开，命运如何，自有定数。」

我赶紧擦了擦眼泪：「我真的想好了。」

「坐吧。」他从石头上下来，向我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我坐上去。

我这才发现，周围景物的布置好像有什么章法一般，仅是向四周望一望，我就有些头晕目眩了。

空智大师口中无声地念着咒，仿佛我的意识也在一丝一丝被抽离。

倒在石头上，合上眼帘的那一刻，我竟然诡异地感到一丝释然。

我终于是我自己了，我也是沈明月。

好像有人惊慌失措嘶吼着叫我：「月儿——」

一声比一声凄异，一声比一声无助。

我很想告诉景昭，他的月儿很快就回来了。

可是，我没有力气再睁开眼睛了。

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在脑海里描摹沈懿珩的轮廓了。

真的好想好想，再见一见他啊。

32

好像在一片虚无中穿行，视线犹如雾里看花一般，怎么也看不真切。

兜兜转转走了许久，像是走迷宫一般，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不远处传来一阵唢呐声，吵得我头疼，我索性循着那唢呐声去了。

突然眼前白光一闪，黑暗涌了进来，我慢慢睁开了双眼。

眼前黑乎乎的，不见天日，朝四周摸索了许久，我才反应过来，我好像是躺在棺材里，身下全是铜钱。

「日吉时良天地开，盖棺大吉大发财，天清地灵日月明，盖棺子孙进财钉。手执金斧要封钉，东西南北四方明，朱雀玄武来拱照，青龙白虎两边排——」

奇奇怪怪的声音传入耳中，咚咚咚的声音敲击着棺材板，我的手抚上棺材板，手掌都跟着轻轻颤动。

我是死了吗？

这是要打棺钉吗？

棺材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我开始慌张起来，急切地拍打着棺材板，想着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我的青天老爷，动了动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快些钉，小姐死的透透地，怎么可能动？吊唁的宾客都在呢，钉完棺钉就要一路抬到祖坟去了，你手脚麻利些——」

我在棺材里品出些不对劲来，小姐？很久没人叫过我小姐了。

「有人吗？」我战战兢兢地拍打着棺材板：「我，好像还没死。」

粗重的念词声乍然停下，棺材板开了，光亮涌入眼中，刺得我微微眯起了眼睛。

「我的老娘啊，诈尸了！！！」扛着锤子，留着胡须的彪形大汉大吼了一声，扔了锤子，飞也似的窜走了。

另一个精瘦的矮个男子踮着脚，扒着棺材朝里里张望，我俩四目相对时，他猛地瞪大了眼睛，捂着嘴「啊啊啊啊」从棺材上掉了下去。

我刚一坐起来，屋子里的人对着我就是一阵吱哇乱叫，瞬间吓得屁滚尿流，捂着脸边跑边嚷：「老爷，老爷。活了，活了，小姐又活了。」

我茫然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卧槽，变了，变了，指甲盖都不一样了。

再一看，胸没了，这个身体上下都无二两肉，瘦得像根豆芽菜似的。

卧槽，卧槽，脑中震惊一波一波袭来，击得我头皮发麻，我怎么又鬼上身了？

院中来吊唁的客人一股脑地涌进来，看猴一样看我，颤抖着双腿对着我指指点点。

不多时，一个头发花白穿着官袍的老者和一个穿着月白色衣服的男子出现在了门边。

看见那张脸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尘封在脑海中的记忆呼啸而来，那些被封存在心底的过往，一幕一幕在眼前浮现。

我还记得，记得关于他的一切。

看到他脸颊边的那颗熟悉小痣时，眼泪直愣愣地掉了下来。

我是在做梦吗？我死前的愿望是要实现了吗？

这一刻，我想了很多，犹豫了很多。

可是，看见他，我还是想不顾一切地朝他跑过去

我像疯了一般朝他飞奔过去。

那老者已然是泪流满面，张开怀抱朝我奔过来：「烟儿，爹爹在。」

我看也没看他，一把扑进了他旁边那个男子的怀里，呜呜咽咽搂着他的脖子死活不撒手。

我哭得浑身颤抖，几欲昏厥：「哥哥，我是明月。」

他身子猛地一僵，继而死死地扣住了我的腰，俯在我耳边悄声道：「明月，你小点声，不要被人发现了。」

番外：明月照我还

余烟，是凉州刺史余程的女儿。

冬雪融化的某天，她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沈懿珩跟着同僚一起去余大人府上吊唁，哪知竟见余大人一夜白头。边地的风在余大人的脸上刻下数不清的褶皱，配上一头白发，五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好似饱经风霜、风烛残年的老人。

这幅景象，沈懿珩见了也不禁动容。

余程扶着树干支撑着身子，仿佛去了半条命一般，空空洞洞的眼神盯着灵堂看，就是没有勇气再进去看女儿最后一眼。

余烟是余程唯一的骨血，奈何胎里不足，自小痛病缠身，经了十五载病痛，终于在十五岁的冬日香消玉殒。

余程盯着虚空愣愣地想，如此，是不是也算解脱？

家丁哽咽着唤了余程数次：「老爷，您再去看小姐一眼吧，马上就封棺了。」

余程无力地摆了摆手。

家丁走后，余程弯腰扶着树，眼泪啪啪往地上砸，肩膀也跟着一抖一抖地动。

沈懿珩上前扶住差点栽倒的余程，轻声宽慰道：「余大人，节哀。」

「我给烟儿取的名字不好，烟者，飘渺无迹不可寻，我不该给她取这个名字的.....」余程大半个身子重量都倚在沈懿珩身上，口中喃喃不止，所谓痛彻心扉也不过如此。

正此时，灵堂内忽然骚乱起来，几个身着孝服的家丁疯了一般往外窜，又是害怕又是大惊，眼含热泪大声吵嚷着：「老爷，老爷啊，不好了，诈尸了，诈尸了，小姐坐起来了！」

沈懿珩跟着余程匆匆赶到时，只见一女子穿着藕粉色的裙衫坐在棺材内，懵懵懂懂地盯着他看。

瓜子脸，眼睛不大也不小，双眼皮是扇形的，鼻子不高也不塌，嘴巴最好看，只在鼻子上长了一颗痣。

沈懿珩呼吸一滞，脑子蹦出一个十分荒谬的想法：她长得好像明月。

其实沈懿珩并不知道明月长什么样子，只是觉得，这位余小姐的鼻翼上长了颗痣，约莫和明月一样吧。

明月应该也是这般长相吧。

转瞬间，那女子就已扑进了他的怀里，死死搂着他的脖子，将脸贴在他的脖子上，呜呜地说：「哥哥，我是明月。」

如同雷轰电掣一般，沈懿珩的大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直愣愣地看着面前陌生的人，满脑都是那句：「哥哥，我是明月。」

明月！

明月说话的语气就是这般的。

心中某块空落好像被一股细流慢慢填补起来，后来细流变成粗壮的水柱，汹涌着流入心头，整颗心被塞得鼓鼓囊囊的，满得好像要溢出来。

在大庭广众之下，沈懿珩不管不顾地将明月搂进了怀里，任凭余程和余府的家丁们如何拉扯，他再也没放开怀里的人。

就算是一场梦，就算是青天一梦，暂时他也不想松开。

他好想放纵一次，他终于可以放纵一次，可以不顾一切地拥她入怀。

「沈懿珩，沈懿珩。」明月站在墙角的老榆树下仰望着沈懿珩，一声又一声地唤他的名字，叫着叫着声音却哽咽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叫你哥哥了，我就要叫你沈懿珩。」

趴在墙头上的沈懿珩见明月这样，心里也难受地不像话。

明月以前就爱哭，现在更甚，有时安安静静地望着他时，眼底也会突然氤氲起经久不散的大雾。

沈懿珩朝四处张望了一会，见此时没什么人，飞身跃了下去。

他抿着唇嫌弃地看了看袍子上的灰，伸手掸干净了，才走上前顺着明月的背轻声道：「明月，你别哭了。」

明月听见沈懿珩的声音，哭得更狠了，扣住他的腰，胡乱地往他怀里钻。都惹得沈懿珩面红耳赤了，偏生她还不自知，只想着再搂紧一些，再紧一些。

她湿漉漉的睫毛上还挂着水珠，抬起眼帘望着沈懿珩，一副委屈至极的样子：「你都五天没来看我了。」

沈懿珩摸着明月发红的眼尾，心中情绪也极复杂。他明白她的，因为每一次来见她，他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

他忽而生出一种无奈来，什么时候，他才能光明正大地为她擦一擦眼泪？

自他上次在灵堂公然抱了明月之后，同僚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私底下还对他议论纷纷，皆言他浪荡轻浮、举止轻佻。更有甚者，还说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个寡廉鲜耻的登徒子，光风霁月全是装出来的。

曾经余大人还当着众人的面夸赞过他，自他抱了明月之后，余大人对他横眉冷对便也罢了，现在竟还明言：不欢迎他登门拜访。

上次他厚着脸皮上门拜访，独自在前厅喝了一上午的茶，别说见明月了，就连余大人的面都没见着。

想到这，沈懿珩有些头疼，他总不能次次爬墙来老丈人家吧，这实在有些失礼。

「明月，你等等我，前几日我已经给父亲、母亲去信了。等他们知悉了情况以后，我便找媒婆上门提亲。」

沈懿珩本不想在事情未定之前告诉她，可转念一想，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娶她的，左右不差这一会儿，提前给她知道也未尝不可。

「啊？」明月的脸上迅速腾起两片红云，眼睛微微眯着，眼底的雀跃怎么也掩饰不住，说出的话却很古怪：「啊？这，这么快，这好吗？能行吗？」

沈懿珩低头对上明月的眼神，视线相接之际，两人都笑了。

沈懿珩在笑沈明月的口是心非。

沈明月在笑沈懿珩看穿了她的口是心非。

半晌，沈懿珩从怀中掏出了一支小巧的梅花木簪，摸了摸鼻子递给沈明月：「我来的路上，恰巧遇上——」

「你帮我戴上。」沈明月打断了沈懿珩的谎言，朝他甜甜一笑：「我很喜欢，特别喜欢，你送我的，我都喜欢。」

沈懿珩微微笑起来，拿着簪子在明月发间比划，一种心酸涩然却蓦得跃上了心头。

其实，他并未曾送过明月什么东西，他实在送得太少太少了。

以前，他们在世俗伦理中挣扎，言行举止遵着规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那时，他连朵花都不敢送她，更遑论送她些女儿家的玩意儿。

那时，他明明承诺说要保护她一辈子，却亲手将她送入了皇宫。

他后悔了很久，当初不应该借着酒醉说出喜欢她的那种话，不该让他们之间的羁绊越来越深。

可是，心脏有自由的灵魂，它不受控制、随心所欲地跳动，任谁也管不了它。

哪怕他多么努力地压力情感，心脏却跟他叫嚣。

它说，它喜欢明月，哪怕她又蠢又笨又爱哭，哪怕她披着她妹妹的皮囊，它还是为她一人跳动，它只想为她一人跳动。

她黏黏糊糊地喊他哥哥的时候，她跟在他屁股后面喋喋不休的时候，她滴流着眼珠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的时候，他很清楚，眼前的人，不是妹妹，是心上人。

他无数次的唾弃自己，他怎么能对着他妹妹的皮囊，生出这种龌龊心思。

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夜里，他饱受煎熬，难以安眠。

一个小人在他脸前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还是人吗？她可和你妹妹长得一模一样啊？你这个禽兽。」

另一个小人坐在角落唉声叹气：「可是，明月真的好可怜啊，她在你们这只敢跟你说话，你怎么能不理她呢？她一个人该多难过啊？明明你一眼就看出来她不是你妹妹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啊？」

他不愿意承认，可他确实，喜欢上了一个套在他妹妹皮囊里的孤独的灵魂。

自他离京那日，不，应该是自他知晓了自己心意的那天，他便明白，他们之间不会有结果。

他不敢想，明月究竟是经历了什么，费了多大力气，她才会回到他的身边。

到底用掉了多少眼泪，她才能以这种神奇的方式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最离奇的是，她的妹妹也在安国寺醒了过来。

他曾说过，或许有天一觉醒来，他妹妹月儿便会回来。

月儿真的回来了，一觉醒来，明月也回来了。

明月说，她也不知道怎么了，那天醒来便到了余烟身上。

沈懿珩不信。

为什么明月老是看着他流泪？为什么明月总要紧紧地抱着他？她分明在害怕什么，可她从来没同他说起过。

此刻沈懿珩看着明月俱是笑意的莹白面颊，心绪莫名。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中，明月她到底付出了什么？她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明月很快发觉沈懿珩的情绪有些不对劲，方才他还好好地给自己戴簪子，现在怎么是这种一言难尽的表情。

「沈懿珩？」她叫了他一句，两只手捉着他的右手轻晃：「你，你怎么了，我戴这个簪子不好看吗？」

「很好看。」沈懿珩揉了揉明月的头发，轻道：「你告诉我的话，我都会听，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

沈懿珩鲜少说这样直白的话，明月只当他是在突然煽情，纵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心底却是甜蜜的。

「烟儿——」余大人中气十足的声音乍然响起，吓得沈明月打了个冷战，焦急地推着沈懿珩催促：「你快些走吧，余大人来寻我喝药了。」

沈懿珩叹了口气，不大情愿地松开手嘱咐道：「明月，你近来的脸色红润了许多，你多吃点饭。余大人让你喝药也是为你好，余小姐自小身子便不太好，你可要好好喝——」

沈明月急得要跳起来，大力地推搡着他的背：「知道了，你快走呀——」

沈懿珩足尖一点，飞上了墙头，月白色的袍角也从墙头落了下去。

「烟儿，你独自在这里干什么？」余大人张望了一圈，最终把目光放在了沈明月的脸上。

「爹——」沈明月讪讪笑了笑：「随便走走，医士说多走动走动对身体好。」

余程的视线落到沈明月头上的簪子上，假装若无其事撇过了头去：「跟爹回去喝药吧。」

晚上时，余程引着沈明月到了余家的祠堂。

他点燃了香，递给沈明月道：「烟儿，跪下给列祖列祖上根香吧。」

沈明月点了点头，接过香插进了香炉里，对着不认识的排位又叩又拜。

「烟儿，你既已给列祖列宗上过香了，往后我便当你是亲女儿，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也会庇护你的。」余程如鬼魅一般的声音回荡在祠堂里，沈明月心头剧缩，脸色唰地白了，脑中一片空白，只能干巴巴地冒出一句：「爹，您这是什么意思？」

余程窝在椅背里，满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朝着沈明月释然地笑了笑，皱纹在脸上挤出一道道褶子：「孩子，你别害怕，我没有别的意思。」

他失神地盯着空中，回忆起了往昔：「或许别的父母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但我怎么也不可能认不出我的烟儿。我成婚晚，三十多岁时才有了烟儿。她母亲怀孕七个月时跌了一跤，生下烟儿便撒手人寰了。烟儿是我亲力亲为一把手带大的，我怎么也不会认不出来。就算有十个百个烟儿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我的烟儿。」

他顿了顿，呼出一口浊气，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烟儿打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弱，治了好些年也并未根除。所以，一场风寒轻而易举便要了她的小命。我亲眼看着烟儿死在我的怀里，一点点没了呼吸。临死前她还说，春天来了，她想在院子里放风筝，要我陪她一起放，一句话没说完她就咽了气。」

「她自小是个药罐子，我想，如此也是解脱。」两滴泪从他无神的眼睛中流了出来：「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你能以这种方式延续烟儿的生命。孩子，我谢谢你。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还能看到烟儿生龙活虎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竟然还有臭小子翻过我家的墙头，觊觎着我的烟儿。以前，这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沈明月未曾料到，余大人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话里话外拳拳爱女之心尽显。听着他的肺腑之言，沈明月的心中也充满了惆怅与惋惜。

「孩子，你呢？你也受了很多苦吧。你能成为烟儿，我很高兴。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没几年活头了，生命的最后又多了一个女儿，我没什么不满的。孩子，我真的谢谢你。」

不知道为什么，当余程说「你也吃了很多苦吧」的时候，沈明月会突然觉得很心酸。或许是这样一个温和的长辈用慈爱的口气关心她时，叫她想到了爸爸。

不是沈尚书那种封建大家长式的爸爸，是家里的爸爸，故乡的爸爸。

「孩子，你别哭啊。」余程走过来，将沈明月从蒲团上搀起来，有些八卦地道：「不说这个了，你和小沈将军关系不一般吧？当年我和烟儿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般的，我都瞧出来了，小沈将军大约很喜欢你吧。」

沈明月斟酌着措辞，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安慰到余大人：「其实我和烟儿长得很像，基本有八成相像，剩下的两成，烟儿比我美。」

「年轻人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朝气，怎可妄自菲薄？」余程延续了之前的话题，又问了一遍：「你和小沈将军是之前就认识吗？总不能他是对我烟儿一见倾心吧？」

「嗯。他是长公主同尚书大人的孩子，身份尊贵，我只是一个小官家的庶女，门第悬殊，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

余程叹息一声：「那然后呢？你是怎么来到了我家烟儿的身上，你出了意外吗？」

「后来我嫁了人，夫君对我很好，我们之间算得上是相敬如宾。我在上香时出了意外，所以到了这里。」沈明月很是平静地叙述着始末，以前的事情一件件地在脑海里浮现，恍若梦境

一般不真实。可现在祠堂里的冷气是真实的，眼前满脸皱纹的余大人是真实的，今天刚见的沈懿珩也是真实的，她不安的一颗心渐渐安定下来。

「那是我错了，我不该阻止小沈将军上门的。他是个很好的男儿，你们如此，也算是苦尽甘来。」余程拍了拍沈明月的肩头宽慰道：「下次你让他别翻墙了，我不会再拦着他了。」

沈懿珩下次来的时候，没有再翻墙，因为他直接带着媒婆上了门。

明月隔着屏风遥遥望向他，那人还是那般俊朗模样，面容清雅，腰杆挺直，修身的劲装勾勒出他矫健的身姿，一如她初见他时的样子。

那时，她中了药，他同说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月儿别怕，我是哥哥。」

开始是哥哥，后来也只是哥哥，明月好像给沈懿珩当了很久很久的妹妹。

终于，终于，她可以成为他的妻子。

她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他的身边，她可以理直气壮地牵起他的手，可以向他要一个拥抱，也可以扑进他的怀里流眼泪。她可以毫不掩饰地同他说一句喜欢，可以同他说甜的掉牙的情话，可以做一切相互喜欢的人可以做的事。

沈懿珩也隔着屏风追逐明月的身影，屏风后的姑娘曾是他的不可念不可得，而今即将成为他的妻子。

他们之间曾经隔着山海，许是老天怜惜，在冥冥之中给了他们一线生机，从此，山海皆平。

他们的婚事定在了六月，是最近最好的日子。

出嫁那日，沈明月坐在花轿里，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以前，沈懿珩背着她上花轿，她也是这么掉眼泪。

只是，现在一切都好了。

落轿时，沈懿珩掀开轿帘，不顾众人的反对背起了自己的新娘。

明月盖着盖头，蹭着他的脖子嘻嘻地笑：「沈懿珩，咱们有半个月没见了。爹爹说皇后娘娘怀孕了，月儿竟然怀孕了，你知道这事吗？」

「我们大喜日子，你管月儿做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我今天就是月儿名正言顺的嫂嫂了，我还不能关心关心她吗？」

沈懿珩软了语气：「明月，我是说，比起月儿，你更该关心关心我。」

「我很关心你的，上个月我还发现你偷偷给月儿烧香的香炉了。我没变成烟儿的时候，你是不是以为月儿死了，所以天天

给她烧香啊？你还烧纸钱，你有没有偷偷哭啊——」

「好了，明月，你别说了。」沈懿珩打断了明月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确实曾经偷偷哭过几次，还给月儿烧了一筐又一筐的纸钱。

好在，月儿回来了，还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

他也会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很久很久。

又过了半年，凉州下了好大好大的雪。

沈懿珩从军营里回来时，明月已经睡下了。

他脱下狐皮大氅交给丫鬟，捏着嗓子轻声问道：「夫人晚膳吃了吗？」

「夫人说吃不下，只喝了一小碗粥，又困得很，便先睡了。」

「嗯，我知道了。」

沈懿珩洗漱完，站在炭盆前将浑身烘得热热的，直到手也热了的时候，才上了床。

他的手很大，一只手几乎能盖住她的整张小脸。她此刻睡着，面容沉静，脸颊微微泛着红，怎么看怎么可爱。他伸出指肚轻轻在她脸上摩挲，末了，俯身在她额间印下一吻。

明月睡得迷迷糊糊，觉察到他回来了，本能地蹭进了他的怀里，搂着他的腰意识迷离地问：「回来了？」

她惯常如此，一定要抱着他才能安睡，沈懿珩心里熨帖地不像话，将她搂紧了些，又怕压着她肚子，只好将身子往后退了退，柔声答了一句：「嗯。」

「晚安。」明月说完，眼睛再也张不开了。

「明月，今天圣旨到了，我们可以回去了。」沈懿珩愣愣地盯着床顶，像是在同明月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月儿快该临盆了，景昭现在肯放他回去，想必他已经释然了吧。他们之间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小时候也是玩在一处的，谁知道，事情后来会变成那样。

现在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拨乱反正之后，是不是都会好的？

「啊？」方才还迷糊的人瞬间清醒了几分，抓着他的手指不说话了。

沈懿珩知道她在想什么，未等她开口便摸着她的肚子道：「我知道比起京城，你更喜欢这里。但这里气候实在不好，孩子也受不了。我是想，等我们回京之后，我们便去徽州生活吧，你不是喜欢那里吗？再者，岳父年纪也大了，徽州也适合他养老。」

「我们回京后先派人在徽州买个宅子，到时候将岳父也接过来。徽州山水养人，没准过几年，他的一头白发还能变回去。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他还能陪着她长大。今日我去找岳父商讨，他也觉得如此甚好。明月，你觉得呢？」

一桩桩一件件他都考虑妥帖了，他总是这么体贴，明月咬了一口他的嘴巴，蹭蹭他的脸颊瓮声瓮气道：「沈懿珩，你好好啊。呜呜，我真是太有眼光了！我也同意，爹爹对我真的很好，我们就一起去徽州吧。」

沈懿珩哭笑不得地拍拍她的脸蛋：「不是困了吗，睡吧。」

「晚安，今天也好喜欢你。」明月往他怀里挤了挤，抱着他乖顺地闭上了眼睛。

「我也是，我也很喜欢你。」沈懿珩轻轻笑了笑，拥着她睡去。

外面大雪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簌簌而下，永不止歇。呼啸的北风在拍打窗户纸，呼呼啦啦。

而他拥着她，在炭火旺盛的屋子里睡得香甜。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